



28 AUG. 1942

新生戲劇叢書

徐昌霖主編

美·海明威
馮亦代譯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新 生 戲 劇 叢 書
徐 昌 霖 主 編

第 五 縱 隊

美 海 明 威 著
馮 亦 代 譯

THE FIFTH COLUMN

By Ernest Hemingway

新 生 圖 書 文 具 公 司 印 行

民 國 一 十 一 年 八 月 出 版

「新生戲劇叢書」總序

有人說時代是最好的試金石，那麼拿我們的演劇藝術在這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的時代裏所立下的英勇戰績來看，演劇藝術對於我們抗戰建國的偉業的供獻，是無用我們再贅述的了。

抗戰四年來，我們的演劇藝術是最受廣大的老百姓們所歡迎的，它普遍在全國每一個城市，每一個鄉鎮；它活躍在我們的大後方，它奔馳在我們的最前線。在這建立偉大的新演劇的實踐中，全國每一個角落都在高喊着：「拿戲劇書籍來！」但是我們的出版事業呢？却遠落在全國廣大的愛好戲劇藝術的同胞們的工作熱情和進度之後，因之，許多愛好演劇藝術的同志都因為求知慾的不能滿足而呈于苦悶狀態中，這我們的出版界在廣大的讀者前面是會感覺到慚愧的。「新生戲劇叢書」的刊行，我們第一個目的，便是打算在這一方面盡我們一分微薄的力量，向全國從事演劇藝術的工作者那麼火一樣的熱情學習！

「新生戲劇叢書」除了刊行較長的多幕劇外，其他便于規模較小的各職區劇團和學校劇團上演的獨幕劇，我們也打算搜集。此外，把世界各國最優秀的不朽作品介绍到我們劇壇上

來也是。「新生戲劇叢書」的任務之一。我想這對於我們新中國的演劇的成長不會是沒有好處的。

的確，現在出版本書的困難實在太多了。後方的印刷困難、紙價飛漲，人工更駭人，聽說今天的紙價已經漲到壹百多塊錢一「令」，排工已經漲到廿五塊錢二千字，印工也漲到四十元以上，裝工更不必談了。我們相信以後的物價還是要繼續不斷的往上漲的，以後出版上的困難無疑的更會重重加多。但是我們決不能因物質上的困難而使我們的工作停頓，我們決不能讓我們大後方的文化出版專業室息在物價的高壓下，我們要以艱苦奮鬥的精神，配合着搶火似地動作，來戰勝一切物質上的困難。我們要出書！出書！出書！

當然，我們力量很有限，「新生戲劇叢書」的成長，還仗全國戲劇界的同志的指導與協助——這是我們最懇摯的企望。

最後，我相信新中國的演劇藝術在最艱苦的環境下一定會開出燦爛的花朵，收獲到最完美的果實！

中國是要生新的！

徐昌霖

一九四一，十二，十二日

第一幕

第一場

佈景 晚上七點半鐘。馬德里羅羅列達旅館二層樓的走廊。第一〇九號的房門上掛了一張手寫的白紙招貼，上面寫着「工作重地，閑人莫入」。兩個女郎和兩個穿國際縱隊軍服的兵士走過這條走廊。其中一位女郎停了下來，看着這張招貼。

第一兵士：走啊，我們不是整夜可以出來的。

女：招貼上說些什麼東西？

（另外一對走向走廊盡頭。）

兵：說些什麼又有什麼關係？

女：不，唸給我聽，待我好一點兒。用國語唸給我聽。

兵：原來我挑中了這樣一位，一個文縐縐的傢伙。滾蛋吧，我不唸給你聽。

女：你也不溫柔了。

兵：我並不是一定要溫柔的。（他站了開來，目光不定地望着她。）你看我像溫柔的樣子嗎？
？妳曉得我剛從什麼地方來的？

女：我不管你從什麼地方來。你們全從可怕的地方來，再回到那面去。我所要問你的是把招貼唸給我聽。你既然不唸，我們走呀。

兵：我唸給你聽好了。「工作重地，閑人莫入」。

女：（女郎笑，一個高聲的，重重的笑。）我也要弄一個這樣的招貼。

（幕）

第二場

佈景 幕再啓時即爲第二場。一〇九號房。房內有一床，床頭一小櫃，兩只蒙着印花棉布的靠椅，一具有鏡子的大衣櫃，在另一隻桌上有架打字機。打字機旁一具桌上留聲機。房中有只電爐，逐漸發亮。一位長身材的美麗的金髮女郎坐在靠椅上，背着燈讀書，燈則放在桌上留聲機之旁。在她的背後是二層大窗，窗簾放下。牆上有馬德里地圖一幅，有一個年約三十五歲的男子，穿着皮短襪，厚棉布袴，滿足泥濘的長靴，正立着

看地圖。女郎邊看着書，邊用着極文雅的聲音說話，她的名字叫陶樂賽，布列琪。

陶：親愛的，有一件事你一定可以做的，在你進房之前，可以將靴子擦擦乾淨。（男人名叫羅伯脫·柏列斯頓，繼續看着地圖。）而且，親愛的，你不要將手指放在圖上，那會弄出污點來的。（柏繼續看地圖）親愛的，你看到菲力泊嗎？

柏：誰？

陶：我們的菲力泊。

柏：（還是看着地圖）我走到大街的時候，我們的菲力泊是和那位會咬過羅琪士的摩爾女人
在却柯德酒店裏。

陶：他可會做了點什麼不順眼的事情嗎？

柏：（還是看地圖）還不會。

陶：他準會做的，他充滿着生命，而且精神很好。

柏：却柯德酒店的酒精却越來越壞了。（譯者註：英文中 spirit 可同作精神及酒精解。）

陶：你講這樣的壞笑話，親愛的。我願意菲力泊會來。我是厭煩了，親愛的。

柏：不要厭煩好了，妳這凡沙的雌狐狸。

菲：這就是我為什麼不在那裏。我叫下人，看管那個傻子。

經理：菲力泊先生，你應該十分小心。要是你歡喜，我應在門上裝一把耶爾鎖，大的鎖好不好？很堅固的哩！

菲：不要，大鎖也沒有用。你不能用大鎖做這種事的。

經理：你要什麼特別的東西嗎？菲力泊先生，我可以做什麼事嗎？

菲：沒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謝謝你。拒絕那個來定屋子的，從弗倫西亞來的，笨拙的新聞記者，現在我們有太多的傻子在這裏了，包括你同我。

經理：我讓他來以後，要是你願意。我告訴他，沒有房間可以租給他。要是事情平靜，以後我可以租給他。菲力泊先生，請你當心自己。你曉得的。

菲：我會好好的活下去。我就是有時腦子有點胡塗。

(在這些時間裏，陶樂賽，布列琪下了床，走進浴室，穿好衣服，再回到房間裏。他坐在打字機的前面，以後立起來，一張唱片放在留聲機上。這是蕭邦的 Ballade Infa Bem

01 Memor O.P. 47 菲力泊聽見音樂。)

菲：(對着經理)離開我一會兒，可以嗎？你要護他的東西嗎？要是有人來找我，叫他等一會

的國語，而且咬文嚼字，不知所云。）

哦，是經理。

經理：你好嗎，很好。柏列斯頓先生？你好嗎？沒有什麼，小姐？我不過是走過來看看你們，有沒什麼小東西，隨便那一種，是你不愛吃的嗎？一切都很好，每個人絕對地適意吧？

陶：一全好極啦，現在火爐也安好了。

經理：安一個火爐永遠是麻煩事。電氣是一種科學，還不是工人們所能操縱的。再說，電氣

匠又喝酒將他自己喝笨了。

柏：這個電氣匠看來並不十分聰明。

經理：倒也聰明。但是愛喝酒，總是喝酒。以後，很快的，不能注意到電氣上了。

柏：那末爲什麼你還要僱用他呢？

經理：是電氣工人委員會裏的，講來真是一對「打拉蘇」。現在正在一百十三號和菲力泊先生
喝酒哩。

陶：（快活地）那末菲力泊是在家啦。

經理：不止是在家。

柏：你是什麼意思？

經理：在女人面前很難講。

陶：打個電話給他，親愛的。

柏：我不打。

陶：那末我自己來。（她從壁上拿下電話聽筒）一百十三號——哈囉，菲力泊嗎？不，來。

看我們。請你答應吧，很好。（她掛上聽筒）他來了。

經理：極願意他不來。

柏：那樣壞嗎？

經理：更壞。是不能相信的。

陶：菲力泊太好了。雖然他和可怕的人在一塊兒進出。我真想不到他爲什麼要這樣。

經理：我下次來吧。也許倘使你收到的東西太多，你吃不完，我們常常插飯的家裏是照例歡

迎的，謝謝你，下次來。再會。（他走出去，却好菲力泊先生進來，在走道上，差不多

要和他碰一下，可以聽到他在門外講）下午好，菲力泊先生。

（一個深沉的聲音，很快活的說：）

菲：敬禮，收集郵票同志！最近收到一批有價值的新郵票嗎？

（一個平和的聲調：）

經理：沒有，菲力泊先生，最近從十分乏味的地方來了一批人。就是一大堆美國的五分郵票和法國的三法朗半的郵票。是需要紐西蘭的同志寫航空信了。

菲：噢！他們會來的。我們正在一個乏味的時代。大砲搗亂了遊客的季節。在遊客少的時候，最好有大批的代表團來。（用不開玩笑的聲音講）你腦子想的是什麼？

經理：常常有點兒東西。

菲：不要擔心，全是注定的。

經理：我還是有點擔心。

菲：心放寬一下！

經理：你要小心一點，菲力泊先生。

（菲力泊從門裏進來，很高大，滿心快活，穿着膠皮靴。）

菲：敬禮，小雜種柏列斯頓同志。敬禮，討厭的布列琪同志，你們二位都好嗎？讓我介紹一位電氣同志，走進來，馬可尼同志，不要站在外面。

菲：這就是我為什麼不在那裏。我叫下人，看管那個傻子。

經理：菲力泊先生，你應該十分小心。要是你歡喜，我應在門上裝一把耶爾鎖，大的鎖好不好？很堅固的哩！

菲：不要，大鎖也沒有用。你不能用大鎖做這種事的。

經理：你要什麼特別的東西嗎？菲力泊先生，我可以做什麼事嗎？

菲：沒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謝謝你。拒絕那個來定屋子的，從弗倫西亞來的，笨拙的新聞記者，現在我們有太多的傻子在這裏了，包括你同我。

經理：我讓他來以後，要是你願意。我告訴他，沒有房間可以租給他。要是事情平靜，以後我可以租給他。菲力泊先生，請你當心自己。你曉得的。

菲：我會好好的活下去。我就是有時腦子有點胡塗。

(在這些時間裏，陶樂賽，布列琪下了床，走進浴室，穿好衣服，再回到房間裏。他坐在打字機的前面，以後立起來，一張唱片放在留聲機上。這是蕭邦的 Ballade In A Bem

01 Memor O.P. 47 菲力泊聽見音樂。)

菲：(對着經理)離開我一會兒，可以嗎？你要護他的東西嗎？要是有人來找我，叫他等一會

過時了。我們現在的的確確在一個歡樂的時代。

柏：我不跟你講你不懂的事。

菲：是啊，我就看不到有什麼可以憂愁的事情。可以給這兩位同志什麼東西喝嗎？

安：（對陶）妳有一個好地方。

陶：謝謝你的稱讚。

安：妳怎麼能夠避過疏散？

陶：噢，我就這樣住下來的。

安：你平常吃些什麼？

陶：並不是常常好的。但是我們利用大使館的小袋子，從巴黎帶進罐頭食物來。

安：妳說什麼，大使館的小袋子？

陶：妳曉得，就是罐頭食物，有炒野兔和煮豬肝。我們有些真正可口的童子雞，從波羅來的。

安：妳跟我開玩笑嗎？

陶：噢，不。當然不是的。我的意思說，我們真的吃這些東西。

安：我唱自來湯。（她故意地注視着陶）什麼東西？你不歡喜我的樣子嗎？你想妳比我好嗎？

陶：自然不是啊。也許我壞得多。柏列斯頓會告訴妳的，我是壞得沒有邊。但是我們用不着做比較，我們需要嗎？我意思是，在戰爭的時候，而且妳曉得，我們全爲了一個目的做工作。

安：要是妳那樣想，我挖出妳的眼珠來。

陶：（請求地，但是很微弱的）菲力泊，請你和你的朋友們談談，使他們快活一點。

菲：安尼坦，聽我說。

安：好。

菲：安尼坦，這位陶樂賽是位可愛的女人。

安：可愛的女人並不干事。

電：（站起來）Comaradas me voy。

陶：他說些什麼？

柏：他說他要去了。

菲：不要相信他。他常常說那句話的。（向電氣匠）同志，你一定要留在這裏。

電：Comrades enforces me guedon.

陶：什麼？

柏：他說他就留在這裏。

菲：那才像話，老朋友。你不會跑掉，剩我們在這裏，你會不會，馬可尼？不，一位電氣同志是可以從頭到腳可靠的。

柏：我忒，那是笨拙的人才會貼住不放的。

陶：親愛的，要是你講這樣的笑話，我一定要離開你。我說一句算一句。

安：聽呀，全是說空話，沒有時間做另外的事。我們到這兒來做什麼（向菲力泊），你和我一塊嗎？是或不是？

菲：安尼坦，妳將事情看得太平淡了。

安：要一個答覆。

菲：好，那末，安尼坦，這回答一定是否定的。

安：你是什麼意思？拍照嗎？（譯者註：英文中 Negative作否定解，同時也指照相的底片。

菲：這就是我為什麼不在那裏。我叫下人，看管那個傻子。

經理：菲力泊先生，你應該十分小心。要是你歡喜，我應在門上裝一把耶爾鎖，大的鎖好不好？很堅固的哩！

菲：不要，大鎖也沒有用。你不能用大鎖做這種事的。

經理：你要什麼特別的東西嗎？菲力泊先生，我可以做什麼事嗎？

菲：沒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謝謝你。拒絕那個來定屋子的，從弗倫西亞來的，笨拙的新聞記者，現在我們有太多的傻子在這裏了，包括你同我。

經理：我讓他來以後，要是你願意。我告訴他，沒有房間可以租給他。要是事情平靜，以後我可以租給他。菲力泊先生，請你當心自己。你曉得的。

菲：我會好好的活下去。我就是有時腦子有點胡塗。

(在這些時間裏，陶樂賽，布列琪下了床，走進浴室，穿好衣服，再回到房間裏。他坐在打字機的前面，以後立起來，一張唱片放在留聲機上。這是蕭邦的 Ballade Infa Bem

01 Memor O.P. 47 菲力泊聽見音樂。)

菲：(對着經理)離開我一會兒，可以嗎？你要搬他的東西嗎？要是有人來找我，叫他等一會

菲：噢，不要理他。他總有那些出奇的想頭，他是個理想家。
電：Comaras, Soy analfabetico。

柏：他說他不會唸書和寫字。

菲：同志，我的意思，但是真正的，你曉得，要是我們大家全不進學校唸書，我們也是這一類的貨色。不要管這些，老朋友。

安：（向陶）好，我想，就那未辦，好極了。不過還有一件事。

陶：安尼姐，是什麼呢？

安：妳將招貼紙拿下來。

陶：什麼招貼紙？

安：門外的那張。整天工作，太不公平了。

陶：可是從大學起，我門上就有這樣一個招貼，可是一點沒有意思的。

安：妳拿下來嗎？

菲：自然她會拿下來的。陶樂養，妳會嗎？

陶：自然我會拿下來的。

柏：媽就從來不做工作。

陶：不，親愛的。但是我常常想做工作。只要我對於事情明瞭得多一點，我馬上就要寫完這篇給字體雜誌的文章。

（窗外的街道上，有一聲破裂的聲音，接着就是一種吹口哨樣的急促的聲音，和另外的一個破碎的聲音。你可以聽到塊塊的磚頭跟鐵片掉下來，和落下來的玻璃的碎聲。）

菲：他們又在鬧砲了。（他十分平靜地和莊重地說着。）

柏：這批雜種。（他十分困苦地有點神經不安地說）

菲：妳最好開了妳的窗戶，布列琪，我的好人。現在沒有多少窗上的玻璃了，而且冬天就要來了，你該明白的。

安：妳將招貼紙拿下來嗎？（陶樂賽走到門邊，將招貼紙拿下來，用修指甲的鉄刀將圖畫釘取出來。她將招貼紙交給安尼坦。）

陶：妳保存它吧，這裏還有圖畫釘啦。

（陶樂賽走到電燈旁邊關了燈，於是將窗戶打開。外面有一聲像似大四弦琴的弦音，和傳過來的急促聲音：像電梯或是地下電車向你開來一樣。於是第三次的極大的破碎的聲

菲：這就是我為什麼不在那裏。我叫下人，看管那個呆子。

經理：菲力泊先生，你應該十分小心。要是你歡喜，我應在門上裝一把耶爾鎖，大的鎖好不好？很堅固的哩！

菲：不要，大鎖也沒有用。你不能用大鎖做這種事的。

經理：你要什麼特別的東西嗎？菲力泊先生，我可以做什麼事嗎？

菲：沒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謝謝你。拒絕那個來定屋子的，從弗倫西亞來的，笨拙的新聞記者，現在我們有太多的呆子在這裏了，包括你同我。

經理：我讓他來以後，要是你願意。我告訴他，沒有房間可以租給他。要是事情平靜，以後我可以租給他。菲力泊先生，請你當心自己。你曉得的。

菲：我會好好的活下去。我就是有時腦子有點胡塗。

(在這些時間裏，陶樂賽，布列琪下了床，走進浴室，穿好衣服，再回到房間裏。他坐在打字機的前面，以後立起來，一張唱片放在留聲機上。這是蕭邦的 Ballade Infa Bem

01 Memor O.P. 47 菲力泊聽見音樂。)

菲：(對着經理)離開我一會兒，可以嗎？你要護他的東西嗎？要是有人來找我，叫他等一會

菲：這就是我為什麼不在那裏。我叫下人，看管那個傻子。

經理：菲力泊先生，你應該十分小心。要是你歡喜，我應在門上裝一把耶爾鎖，大的鎖好不好？很堅固的哩！

菲：不要，大鎖也沒有用。你不能用大鎖做這種事的。

經理：你要什麼特別的東西嗎？菲力泊先生，我可以做什麼事嗎？

菲：沒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謝謝你。拒絕那個來定屋子的，從弗倫西亞來的，笨拙的新聞記者，現在我們有太多的傻子在這裏了，包括你同我。

經理：我讓他來以後，要是你願意。我告訴他，沒有房間可以租給他。要是事情平靜，以後我可以租給他。菲力泊先生，請你當心自己。你曉得的。

菲：我會好好的活下去。我就是有時腦子有點胡塗。

(在這些時間裏，陶樂賽，布列琪下了床，走進浴室，穿好衣服，再回到房間裏。他坐在打字機的前面，以後立起來，一張唱片放在留聲機上。這是蕭邦的 Ballade Infa Bem

01 Memor O.P. 47 菲力泊聽見音樂。)

菲：(對着經理)離開我一會兒，可以嗎？你要搬他的東西嗎？要是有人來找我，叫他等一會

菲：這就是我為什麼不在那裏。我叫下人，看管那個傻子。

經理：菲力泊先生，你應該十分小心。要是你歡喜，我應在門上裝一把耶爾鎖，大的鎖好不好？很堅固的哩！

菲：不要，大鎖也沒有用。你不能用大鎖做這種事的。

經理：你要什麼特別的東西嗎？菲力泊先生，我可以做什麼事嗎？

菲：沒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謝謝你。拒絕那個來定屋子的，從弗倫西亞來的，笨拙的新聞記者，現在我們有太多的傻子在這裏了，包括你同我。

經理：我讓他來以後，要是你願意。我告訴他，沒有房間可以租給他。要是事情平靜，以後我可以租給他。菲力泊先生，請你當心自己。你曉得的。

菲：我會好好的活下去。我就是有時腦子有點胡塗。

(在這些時間裏，陶樂賽，布列琪下了床，走進浴室，穿好衣服，再回到房間裏。他坐在打字機的前面，以後立起來，一張唱片放在留聲機上。這是蕭邦的Ballade Infa Bem

01 Memor O.P. 47 菲力泊聽見音樂。)

菲：(對着經理)離開我一會兒，可以嗎？你要護他的東西嗎？要是有人來找我，叫他等一會

牆板距離二尺高。在二〇九房的床上，陶樂賽布列琪正睡着，在二一〇號房的床上，菲力泊勞令斯坐着眺望窗外。從門外傳來報販的叫聲，有一聲汽車喇叭過去了。接着是遠遠的機關槍聲。菲力泊拿起電話聽筒。

菲：請你將早報拿上來。是的。所有的早報。（他看着房的四周，於是再望着窗外。他看了那張戰時宣傳畫，在明亮的早晨的陽光里，這張紙看來好像是透明的了。）

菲：不對，（搖着頭）並不像。太早了。（有人在打門。）進來！（又是一下打門聲）進來，進來！（門開了。就是那位經理，手上拿着報紙。）

經理：早，菲力泊先生。謝謝你。早上好。昨晚太可怕了，喉？

菲：每晚都是可怕的。太可怕了。（他笑了）看看報紙罷。

經理：他們告訴我阿斯特利亞有壞消息。那末差不多完啦。

菲：（看着報）報上沒有說。

經理：沒有的，但是我以爲你曉得的。

菲：安靜一點。告訴我，什麼時候我到這屋子裏來的？

經理：菲力泊先生：你不記得嗎？你不記得昨晚的事嗎？

菲：不，我不敢說記得。說一些聽聽，也許我可以記得起來。

經理：（真真的受嚇了的聲音）你不記得，真的嗎？

菲：（興奮地）一點也不記得。黃昏的時候有炮擊。却柯德酒店。是的。帶着安妮姬去玩了
一會。我沒有為難她吧，我希望？

經理：（搖着他的頭）不，不。不是和安妮姬。菲力泊先生，你不記得關於柏列斯頓的事嗎

？

菲：不記得。那個多愁的叫化，發生了什麼事嗎？我希望不是自殺罷。

經理：你記得將他丟到路上去嗎？

菲：從這裏嗎？（他從床上望向窗外）下面還有他的蹤跡嗎？

經理：不，從大門口，當你昨天深夜從「密斯得留」拿了戰報回來的時候。

菲：傷了他嗎？

經理：皮傷，一點皮傷。

菲：你為什麼不阻止我？為什麼在高貴的旅館裏你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同志：是的，同志。（他敬禮，走出去了。）

菲：（他在走後）太可憐了。是的，一件太可憐的事。

（電話鈴響）是的嗎？是我。好。不。我很抱歉。過會兒罷。（他掛上聽筒……電話鈴又響）噢，哈囉。是的。我十分抱歉。真太難爲情了。我會的。是的。一會兒罷。（他掛起聽筒，電話鈴又響了）噢，哈囉，噢，我很抱歉，我真的抱歉。等一會兒你要講什麼呢？不嗎？好朋友。你來，我們講講清楚。（門上有打門聲）進來。（柏列斯頓進來。他眉上包着細帶，看來並不十分好）你曉得我真抱歉。

柏：有什麼用？你的行動，真太使人討厭了。

菲：對的，現在我可以做點什麼呢？（淡淡地）我說我很抱歉。

柏：好，你也可以脫下我的浴衣和拖鞋了吧？

菲：（脫下來）好的。（他交出衣鞋。）（惋惜地）你不會出賣這一件衣服罷，你會罷？這衣服很好。

柏：不，現在離開我的屋子。

菲：我們還要從頭來過嗎？

約瑟妻像。

菲：可以關上門嗎？

經理：絕對地，菲力泊先生。

菲：那末關上門，出去，叫他們拿點咖啡給我。

經理：是的，先生，菲力泊先生，在這樣的好天氣裏不要發脾氣啊。（急促地出去）菲力泊先生，請你記記馬德里的食糧情況罷，如果有機會，有多下的東西，隨便什麼罐頭東西，我們裏家都需要。一個家庭有七個人，菲力泊先生，你不會相信，我所允許我自己的奢侈，一位丈母娘。什麼東西她都吃，什麼東西都合她的胃口。還有一個十七歲的兒子，以前是游泳的冠軍。就是所謂什麼，什麼胸泳。生來就是——（他裝着姿勢，表示出極大的胸脯和手臂）就是吃的。菲力泊先生，你不能相信的，他還是一個吃的冠軍哩。你可以想像，那祇是七個人當中的二個呢。

菲：我找找看可有什麼東西。要上我屋子裏去拿才行，要是有人誰打電話來，就接到這里來。經理：謝謝你，菲力泊先生，你的心腸大得像一條街，外邊有兩個同志來找你。

菲：叫他們進來。（這些時間裏，陶樂奏，布列琪在另外一間屋子裏熟睡着。在菲力泊和經

同志：是的，同志。（他敬禮，走出去了。）

菲：（他在走後）太可憐了。是的，一件太可憐的事。

（電話鈴響）是的嗎？是我。好。不。我很抱歉。過會兒罷。（他掛上聽筒……電話鈴又響）噢，哈囉。是的。我十分抱歉。真太難爲情了。我會的。是的。一會兒罷。（他掛起聽筒，電話鈴又響了）噢，哈囉，噢，我很抱歉，我真的抱歉。等一會兒你要講什麼呢？不嗎？好朋友。你來，我們講講清楚。（門上有打門聲）進來。（柏列斯頓進來。他眉上包着細帶，看來並不十分好）你曉得我真抱歉。

柏：有什麼用？你的行動，真太使人討厭了。

菲：對的，現在我可以做點什麼呢？（淡淡地）我說我很抱歉。

柏：好，你也可以脫下我的浴衣和拖鞋了吧？

菲：（脫下來）好的。（他交出衣鞋。）（惋惜地）你不會出賣這一件衣服罷，你會罷？這衣服很好。

柏：不，現在離開我的屋子。

菲：我們還要從頭來過嗎？

同志：是的，同志。（他敬禮，走出去了。）

菲：（他在走後）太可憐了。是的，一件太可憐的事。

（電話鈴響）是的嗎？是我。好。不。我很抱歉。過會兒罷。（他掛上聽筒……電話鈴又響）噢，哈囉。是的。我十分抱歉。真太難爲情了。我會的。是的。一會兒罷。（他掛起聽筒，電話鈴又響了）噢，哈囉，噢，我很抱歉，我真的抱歉。等一會兒你要講什麼呢？不嗎？好朋友。你來，我們講講清楚。（門上有打門聲）進來。（柏列斯頓進來。他眉上包着細帶，看來並不十分好）你曉得我真抱歉。

柏：有什麼用？你的行動，真太使人討厭了。

菲：對的，現在我可以做點什麼呢？（淡淡地）我說我很抱歉。

柏：好，你也可以脫下我的浴衣和拖鞋了吧？

菲：（脫下來）好的。（他交出皮鞋。）（惋惜地）你不會出賣這一件衣服罷，你會罷？這衣服很好。

柏：不，現在離開我的屋子。

菲：我們還要從頭來過嗎？

菲：（不看着他們）坐下來罷。舒服一下。

乙：同志，我們……

菲：（不看着他們）不要用這個字。

（這兩個同志，相互對望。）

甲：同志……

菲：（放下一份報拿起另外一份）我告訴你不要用這個字。在你嘴巴裏並不好聽。

甲：委員同志，我們要說……

菲：省下吧。

甲：委員同志，你一定要聽我的話。

菲：我以後再聽你。不要担心事，我的孩子。我會聽你的。當你進來的時候，你的聲調太神

氣了。

甲：委員同志，請你聽我說。我要告訴你。

菲：你放走了我所要的人。你放掉了一個要處死刑的人。

甲：委員同志，請你……

菲：這個字，在兵士的嘴裏，真是太可笑了。

甲：我不是一個職業的兵士。

菲：你穿了軍裝你就是兵士。

甲：我是爲理想作戰的。

菲：那真太美麗了。現在讓我告訴你些東西，你說你是爲了理想來作戰的，可是你在進攻的時候就害怕。你不喜歡嘈雜或什麼東西，和被殺的人——你也不喜歡那種樣子——你怕死！你在自己手上或者腳上打一槍就逃出地獄，因爲你不能忍受這些。請閉了你的嘴，而且你的理想也不能救你，小兄弟。

甲：但是我打得很好，我不是自己弄出傷來的。

菲：我從沒有說你是的。我祇是要解釋一些東西給你聽。看來我是沒有說清楚。我再想，你看，你放走的人他將做些什麼事，而我怎樣在他殺人之前，弄到這樣好的地方來，你看我們十分需要一個活的他，而你讓他走了。

甲：委員同志，要是你不相信我——

菲：不，我不相信你，同時我也不是委員。我是一個警察，我不相信我所聽到的任何東西，

只相信一點：我所看到的。你是什麼意思？相信你嗎？聽啊。你的運氣不好。我一定要查出你是不是有意這樣做的。我想不到事情會這樣糟。（他倒了一杯酒喝）要是你是乖巧的，你也不會想到的，就是你不是故意如此，影響還是一樣。關於責任只有一件事。你必須去做。關於命令也只有一件事，它們必須服從。如果時間多，我可以解釋給你聽。紀律是和善的，可惜我解釋得不太好。

甲：委員同志，請你——

菲：你再用一次這個字，你就要使我發火了。

甲：委員同志。

菲：閉嘴。我是沒有什麼禮貌的。我必需用這同志二個字，所以我厭倦了。而且它們使我討厭，我必需在我上司面前給你講話。不要再講委員同志。我不過是一個中間人。你現在告訴我的一點都沒有用。你曉得我也變成笨驢子了，要是你不是有意做的，就不用太担心，你曉得，我就是^要弄明白一點。要是你不是有意做的，我不提到你就好了。

（門上有打門聲）進來——

（門開了，進來兩個穿綠色軍服，平頂軍帽，帶着槍的衝鋒隊兵。）

兵甲：我們是派來給你調遣的。

菲：將這二個人帶到塞旬里達，等一會兒我要跟他們談話。

兵甲：得令。

(乙走向門去。衝鋒隊兵搜索他的身體，看有沒有武器。)

菲：他們二個人全有槍，將槍拿下，帶了回去。(對二位同志)祝你們好運氣。

(他諷刺地說)希望你好好的出來。

(那人出去，你可以聽到他們走過走廊。在另外的屋子裏，陶樂賽在床上勳了一下，打個呵欠，伸伸身體，掀床頭上的電鈴，你可以聽到鈴響。菲力泊也聽到鈴響，他門上有敲門聲。)

菲：進來。

(這時經理，十分不安。)

經理：捉了兩個同志。

菲：很壞的同志。無論如何其中一個是壞的。另外一個也許完全不錯。

經理：菲力泊先生，你提防太多的事情，就是現在。我告訴你像一個朋友。將事情保守秘密

同志：是的，同志。（他敬禮，走出去了。）

菲：（他在走後）太可憐了。是的，一件太可憐的事。

（電話鈴響）是的嗎？是我。好。不。我很抱歉。過會兒罷。（他掛上聽筒……電話鈴又響）噢，哈囉。是的。我十分抱歉。真太難爲情了。我會的。是的。一會兒罷。（他掛起聽筒，電話鈴又響了）噢，哈囉，噢，我很抱歉，我真的抱歉。等一會兒你要講什麼呢？不嗎？好朋友。你來，我們講講清楚。（門上有打門聲）進來。（柏列斯頓進來。他眉上包着細帶，看來並不十分好）你曉得我真抱歉。

柏：有什麼用？你的行動，真太使人討厭了。

菲：對的，現在我可以做點什麼呢？（淡淡地）我說我很抱歉。

柏：好，你也可以脫下我的浴衣和拖鞋了吧？

菲：（脫下來）好的。（他交出皮鞋。）（惋惜地）你不會出賣這一件衣服罷，你會罷？這衣服很好。

柏：不，現在離開我的屋子。

菲：我們還要從頭來過嗎？

彼：沒有，小姐。

陶：你有沒有吃過早飯，彼得拉？

彼：沒有，小姐。

陶：拿一個杯子來，就在這裏喝點咖啡，快一點。

彼：小姐，等妳吃完了再。請妳昨天晚上這裏的炮擊很利害嗎？

陶：噢，太可愛了。

彼：小姐，你說得太可怕了。

陶：不，彼得拉，真是可愛的。

彼：在百羅果里蘇我住的地方，那裏有層樓上死了六個人。今天早上他們將屍體拿出來，而

且滿街的玻璃全打碎了，今年冬天，再得不到玻璃了。

陶：這裏一個人也沒有死。

彼：先生預備吃早飯嗎？

陶：先生不再在這里了。

彼：他到前線去了嗎？

她的男人放棄什麼嗎？你曉得，喝酒，或是抽浮極尼亞的香煙，或者是穿裹腿，或者打獵，或者是那些笨拙的事情嗎？

陶：不，菲力泊，只有你才是任何女人的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菲：我希望這樣。

陶：可是，我不願意你放棄什麼事情。我要你做些事。

菲：好。（他吻她）我就做，現在吃點早飯罷。我需要回房去打幾個電話。

陶：菲力泊，不要去。

菲：親愛的，我一會兒就回來，我一定很正經。

陶：你曉得你說什麼嗎？

菲：自然曉得。

陶：（十分快活的）你說了「親愛的」。

菲：我曉得這是有傳染性的，但是我從來不曉得，這是有毒的，原諒我，「好人」。

陶：「好人」也是一個好字眼。

菲：再見。那末——那末——甜蜜的。

她的男人放棄什麼嗎？你曉得，喝酒，或是抽浮極尼亞的香煙，或者是穿裹腿，或者打獵，或者是那些笨拙的事情嗎？

陶：不，菲力泊，只有你才是任何女人的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菲：我希望這樣。

陶：可是，我不願意你放棄什麼事情。我要你做些事。

菲：好。（他吻她）我就做，現在吃點早飯罷。我需要回房去打幾個電話。

陶：菲力泊，不要去。

菲：親愛的，我一會兒就回來，我一定很正經。

陶：你曉得你說什麼嗎？

菲：自然曉得。

陶：（十分快活的）你說了「親愛的」。

菲：我曉得這是有傳染性的，但是我從來不曉得，這是有毒的，原諒我，「好人」。

陶：「好人」也是一個好字眼。

菲：再見。那末——那末——甜蜜的。

菲：不清楚。

陶：你什麼事情都不記得嗎？

菲：我記得，關於拋出一個人到外面去的壞事。

陶：那是柏列斯頓啊。

菲：真的嗎？

陶：是的，十分正確的。

菲：我們一定要把他弄回來。不應該那樣的粗暴。

陶：噢，不要。菲力泊，不要。他還是走的好。

菲：走的好，這話太難了。

陶：（堅決地）永遠走的好。

菲：更要不得的話。使我難受萬分。

陶：什麼事情難受萬分，親愛的？

菲：一種最可怕的事，你曉得。現在你看到他嗎？現在你又看不到。看着他們走到角落裏去。

陶：你沒有找到他們嗎？

菲：噢，我已經有了一切了，最壞的我記得是一批海軍士兵，常常突然的跑進屋子裏來。

陶：菲力泊，坐在這裏。（菲力泊十分謹慎地坐在床上）菲力泊，你一定要答應我幾件事。你不要再繼續喝酒，和對於人生沒有一點目的。不要去做那些不切實的事情。你當然不是要
做馬德里的蕩子，是不是？

菲：一個馬德里的蕩子？

陶：對啊！在却柯德，在米耶米，在恩勃賽和密斯得留，和凡能羅傑士的屋子裏，還有那個可怕的安尼坦。可是恩勃賽是最壞的了。菲力泊，你是不是三個蕩子呢？

菲：還有什麼啊？

陶：太多了。你可以做些正經和上等的事情。你可以做些勇敢的鎮靜的和好的事情。你曉得，要是你再繼續從這個酒排跑到那個酒排，還和那些可怕的人在一塊兒，你會遇到什麼事嗎？你會被槍殺的。前幾天晚上，有一個人，在却柯德被槍殺了，那真是太嚇人了。

菲：是我們的熟人嗎？

陶：可憐的人，他拿了二個打着繩的噴筒，噴着每個人。他並沒有什麼壞

意思。可是有人發火，拿槍打死了他。我看見這件事，而覺得實在太喪氣了。他們突然的用槍打他，他朝天墜了下來，他的臉是十分灰色的；而就在一刹那之前，他是多少的快活啊。他們使每個人在那裏停留了兩個鐘頭，警察嗅着每一個人的槍，店裏也不再做生意了。他們並不將死人蓋起來，我們必需走到他旁邊的一只櫃上，那裏有一個人來檢查我們的護照，這事件真是太喪氣了。菲力泊。他穿上很髒的長褲子，他的鞋底完全穿了。而且他連襯衣都沒有。

菲：可憐的人。你曉得，現在他們在喝的酒，是完全有毒的，人喝了就發瘋。

陶：但是菲力泊，你並不要那樣啊，你並不需要跑到那種地方去，也許有人會槍殺了你，你可以做些政治上的或是軍事上的好事情。

菲：不要引誘我，不要使我志氣高揚。（他停了一下）不要使我記起從前的事來。

陶：那一晚，你玩弄痰盂，正是一件可怕的事，你想在却柯德裏鬧些事。每個人全在說：就是想鬧事。

菲：我跟誰鬧事呢？

陶：我不曉得，不管是誰，你不應該向任何人鬧事。

菲：不，我猜想不會吧。就是不鬧事，槍殺也許馬上會來的。

陶：不要講得那樣悲觀，親愛的，當我們剛開始一塊兒生活。

菲：我們的——？

陶：我們一塊兒的生活。菲力泊，你不要有一個長長的，快活的，安靜的生活。想想那種

地方：聖·特魯貝茲，或者你曉得，那些就像聖·特魯貝茲的地方，有着長長的散步，

去游泳，還生了小孩子，有了快活，也有了一切嗎？我真的這樣想，你不要這些過一

生？我的意思你曉得，戰爭和革命？

菲：我們在吃早飯的時候，要不要有大陸每日郵報和新鮮的草莓醬？

陶：親愛的，我們將要有火腿蛋。要是你歡喜，你可以看朝報。每個人會叫我們老爺，太太

菲：朝報剛停止出版了。

陶：噢，菲力泊，你太喪氣了。我願意我們有那樣快活的生活，你不要孩子們罷？他們可以

在盧聖堡公園裏玩，滾鐵環，和放小船。

菲：那末你可以在地圖上指給他們看。你曉得，甚至在地球儀上：「孩子們」，我們將男孩

她的男人放棄什麼嗎？你曉得，喝酒，或是抽浮極尼亞的香煙，或者是穿裹腿，或者打獵，或者是那些笨拙的事情嗎？

陶：不，菲力泊，只有你才是任何女人的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菲：我希望這樣。

陶：可是，我不願意你放棄什麼事情。我要你做些事。

菲：好。（他吻她）我就做，現在吃點早飯罷。我需要回房去打幾個電話。

陶：菲力泊，不要去。

菲：親愛的，我一會兒就回來，我一定很正經。

陶：你曉得你說什麼嗎？

菲：自然曉得。

陶：（十分快活的）你說了「親愛的」。

菲：我曉得這是有傳染性的，但是我從來不曉得，這是有毒的，原諒我，「好人」。

陶：「好人」也是一個好字眼。

菲：再見。那末——那末——甜蜜的。

她的男人放棄什麼嗎？你曉得，喝酒，或是抽浮極尼亞的香煙，或者是穿裹腿，或者打獵，或者是那些笨拙的事情嗎？

陶：不，菲力泊，只有你才是任何女人的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菲：我希望這樣。

陶：可是，我不願意你放棄什麼事情。我要你做些事。

菲：好。（他吻她）我就做，現在吃點早飯罷。我需要回房去打幾個電話。

陶：菲力泊，不要去。

菲：親愛的，我一會兒就回來，我一定很正經。

陶：你曉得你說什麼嗎？

菲：自然曉得。

陶：（十分快活的）你說了「親愛的」。

菲：我曉得這是有傳染性的，但是我從來不曉得，這是有毒的，原諒我，「好人」。

陶：「好人」也是一個好字眼。

菲：再見。那末——那末——甜蜜的。

陶：甜蜜的，噢，親愛的啊。

菲：再見，同志。

陶：同志。噢，你以前已經講過「親愛的」了。

菲：「同志」這個字最確當，我想我不應當隨意亂講，我要收回它。

陶：（狂喜的）噢，菲力泊，你變得會玩政治手段的了。

菲：上帝，噢，你曉得，不論是那一個，救救我們罷。

陶：不要愛戀上帝，那是可怕的惡運。

菲：（匆促地，胆怯地）親愛的甜蜜的好人。

陶：你沒有叫我「同志」。

菲：（走出去）不。你看我變得很有政治氣了。（他走進隔壁屋子裏去）

陶：（按鈴叫彼得拉，彼上，她和她講話，安適地躺在床上）噢，彼得拉，他是十分有生氣的，十分活躍，十分快活。但是他不做什麼事，他應該拍電報到什麼笨拙的倫敦報紙上去，但是在聖靈拉，他講說，他什麼東西也沒有送過去。在柏林所願常常談論他的妻子和孩子們之後，他是太新鮮了。讓他現在回到他妻子和孩子們那裏去，要是他太不放心他

們的話說我打賭他不會的。那些妻兒老小的男人，在戰爭裏他們就是用妻子孩子作爲武器，跳上了人家的床，以後立刻用妻子孩子來打醒你。我意思是正式的打醒你，我不曉得我爲什麼會和柏列斯頓過得那麼長久。他太憂愁。盼望城失陷，並且老是看着地圖，常常地看圖在一個男人身上是最討厭的脾氣，是不是？彼得拉？

彼：我不明白，小姐。

陶：噢，彼得拉，我不曉得他現在做什麼。

彼：不會有好事的。

陶：彼得拉。不要這樣講。你是個失敗主義者。

彼：不是，小姐，我沒有政黨關係，我只是做工。

陶：好。現在你可以走了，我想我還要睡一會兒。我覺得很瞌睡，而且早上天氣又好。

彼：小姐，你好好的睡吧！（她跑出去，將門關上。）（隔壁屋子里，菲力泊在聽電話。）

菲：是的，對，叫他上來。

（門上有人打門，一個穿國際縱隊制服的同志走進來。他漂亮地行敬禮，他是個年青、漂亮、褐髮的，二十三歲上下的孩子。）

菲：敬禮，同志。進來。

同志：他們從隊裏派我來。我到一百十三號房去找你。

菲：屋子換過了。你有一個命令嗎？

同志：是一個口頭的命令。

（菲力泊拿起電話，報了一個號碼。）

菲：奧青達——三〇一五〇，哈囉，哈道克？不是。哈道克。是海克嗎？是的。海克。好。哈

道克嗎？

（他向着那個同志）你叫什麼名字？

同志：章金生。

菲：哈囉，哈道克，你派了章金牛同志到臨時魚場裏。對的。謝謝。敬禮。（掛起聽筒，他

轉向那位同志，握手）我很開心見到你！同志。現在什麼事？

同志：我來聽你的命令。

菲：噢。（他看來十分怨恨什麼東西）你多大，同志？

同志：二十歲。

菲：很開心嗎？

同志：我不是爲了開心來的。

菲：不，當然不是的。就是問問而已。（他停了下來，於是充滿了那種怨恨，在十分軍事化

的說話）現在我一定要告訴你一件事。在這特別的一場裏，你必須有武裝來加強你的力

量。但是在任何情況之中，你不能用的你武器。在任何情況之中，你清楚了嗎？

同志：自衛都不可以嗎？

菲：隨便什麼情況之中都不可以。

同志：我曉得了。給我的命令？

菲：下樓去散一會步。以後你再回這里來定一個房間。你定好房間就上我這裏來。讓我曉

得是什麼房間，我會告訴你做什麼的。今天你大部份的時間必須坐在你的房子里。（他

停了一下）好好的散一會步。就喝一杯啤酒。今天在阿句拉有啤酒買。

同志：我不喝酒，同志。

菲：很對。好極了。我們這老的一代，有一種好像癩病似的惡行，在這些日子裏，很難消滅

掉。但是你是我們的一個榜樣。你去吧。

同志：是的，同志。（他敬禮，走出去了。）

菲：（他在走後）太可憐了。是的，一件太可憐的事。

（電話鈴響）是的嗎？是我。好。不。我很抱歉。過會兒罷。（他掛上聽筒……電話鈴又響）噢，哈囉。是的。我十分抱歉。真太難爲情了。我會的。是的。一會兒罷。（他掛起聽筒，電話鈴又響了）噢，哈囉，噢，我很抱歉，我真的抱歉。等一會兒你要講什麼呢？不嗎？好朋友。你來，我們講講清楚。（門上有打門聲）進來。（柏列斯頓進來。他眉上包着細帶，看來並不十分好）你曉得我真抱歉。

柏：有什麼用？你的行動，真太使人討厭了。

菲：對的，現在我可以做點什麼呢？（淡淡地）我說我很抱歉。

柏：好，你也可以脫下我的浴衣和拖鞋了吧？

菲：（脫下來）好的。（他交出衣鞋。）（惋惜地）你不會出賣這一件衣服罷，你會罷？這衣服很好。

柏：不，現在離開我的屋子。

菲：我們還要從頭來過嗎？

柏：要是你不去，我要打電話叫他們趕你出去。

菲：那末你打電話吧！

(柏列斯頓打電話。菲力泊走進浴室裏去，裏面有潑水聲。門上有打門聲。經理進來。)

經理：沒有事不對嗎？

柏：我要你去叫警察，將這個人趕出我的屋子。

經理：柏列斯頓先生，我叫女傭人馬上收拾你的東西。你可以很安適的住在一百十四號裏。

柏列斯頓先生。你曉得，最好，不叫警察進旅館，警察第一要說些什麼呢？這罐牛奶是那一個的？這乾牛酪是那一個的？那一個在這旅館裏時常吃咖啡？這些衣櫃裏的糖是什麼意思？這三蘇威士忌酒是那一個的？這裏有點什麼事啊？柏列斯頓先生，不要因為私事叫警察，柏列斯頓先生，我請求你。

菲：(浴室裏)這三塊肥皂是那一個的？

經理：柏列斯頓先生，你看，在私事裏，當屢總是給你一個不正確的解釋。法律禁止這些東西，是嚴厲的法律，禁止各式各樣的囤積，是警察的誤解。

菲：（從浴室裏）這裏三瓶古龍香水是那樣的？

經理：柏列斯頓先生，你看，依我的心願，我不能叫警察。

柏：噢，那麼滾你的吧，你們兩個傢伙，拿東西搬到一百十四號去。勞令斯，你是個大混蛋。
。記清楚我告訴你的一切罷。

菲：（從浴室裏）這四管修面霜是那樣的？

經理：柏列斯頓先生。四管啊。柏——列——斯——頓——先生——啊！

柏：你做的事，就是討吃的東西。我已經給你許多了，將東西收拾起來搬出去吧。

經理：你好，柏列斯頓先生，就還有一件事。爲了吃的東西，我自願提出極輕微的要求，就是
是要一點，已經開了罐的東西——

菲：（從浴室裏不斷地笑）這是什麼？

經理：我正在告訴柏列斯頓先生，只要請求不需要的數量。以後就拿一家七口做基礎。聽啊，柏列斯頓先生，我的丈母娘——這個奢侈的——現在她口裏只留了一個牙齒。你清楚的。只有一個牙齒。拿了這個牙齒，吃一切的東西，且而津津有味。要是這個牙齒沒有了。必須要我去買一副上上下的假牙齒去就適宜吃高級的東西了。適宜吃牛排，適宜

吃食品，適宜吃什麼你所叫的薩羅米羅。每天晚上我告訴你，柏列斯頓先生，我問她這
個牙齒怎麼樣，老太太？每天晚上，我想，要是這個牙齒沒有了，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給他全副新的上下的牙齒，馬德里就沒有更多的馬給軍隊用啦。我告訴你，柏列斯頓
先生，你從來沒有看見這樣一個女人，這樣一個奢侈。柏列斯頓先生，你不能够分一小
罐已經開罐的什麼東西嗎？

柏：向勞令斯去拿罷。你是他的朋友。

菲：（從浴室里出來）搜集郵票同志，我給你一罐的開罐的極好的牛肉。

經理：噢，菲力泊先生，你有顆心，比旅館還大。

柏：兩倍髒。（他出去了）

菲：他是很苛刻的。

經理：你拿走了那位年輕的小姐。使他發火。將他講的什麼妒忌灌進他的身體裏去。

菲：這話真對，他是塞飽了肚子。昨天晚上，我想打掉他一點。還是沒有用。

經理：聽啊！菲力泊先生，告訴我一件事。這個戰爭，還要多長久？

菲：恐怕要很長久的時間。

經理：菲力泊先生，我可不喜歡聽你說這些話。現在已是一年。並不好玩，你曉得。

菲：你不要担心這些事。你只要將你自己保留長久就好了。

經理：你應該小心一點兒，也保留得長久一點。菲力泊先生，格外小心些。我曉得的。不要以爲我不曉得。

菲：不要曉得太多。而且不論你曉得什麼，將你的嘴巴緊緊的閉起來，噤？我們這樣的合作下去。

經理：但是，小心一點，菲力泊先生。

菲：我會好好地活下去的，喝杯酒吧？（他倒了一杯施高趣酒，加點水進去。）

經理：我從來不喝酒。但是，聽着，菲力泊先生，小心一點，在一百十五號的是很壞的。在一百十七號的更壞。

菲：謝謝你，我曉得的，就是我失掉了的那個一百十七號的人。他們讓他跑掉，這是一回事。經理：在一百十四號的，只是一個笨子。

菲：很對。

經理：昨天晚上，他逃進一百十五號去找你，假裝是走錯了。我曉得的。

菲：這就是我為什麼不在那裏。我叫下人，看管那個呆子。

經理：菲力泊先生，你應該十分小心。要是你歡喜，我應在門上裝一把耶爾鎖，大的鎖好不好？很堅固的哩！

菲：不要，大鎖也沒有用。你不能用大鎖做這種事的。

經理：你要什麼特別的東西嗎？菲力泊先生，我可以做什麼事嗎？

菲：沒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謝謝你。拒絕那個來定屋子的，從弗倫西亞來的，笨拙的新聞記者，現在我們有太多的呆子在這裏了，包括你同我。

經理：我讓他來以後，要是你願意。我告訴他，沒有房間可以租給他。要是事情平靜，以後我可以租給他。菲力泊先生，請你當心自己。你曉得的。

菲：我會好好的活下去。我就是有時腦子有點胡塗。

(在這些時間裏，陶樂賽，布列琪下了床，走進浴室，穿好衣服，再回到房間裏。他坐在打字機的前面，以後立起來，一張唱片放在留聲機上。這是蕭邦的Ballade Infa Bem

01 Memor O.P. 47 菲力泊聽見音樂。)

菲：(對着經理)離開我一會兒，可以嗎？你要還他的東西嗎？要是有人來找我，叫他等一會

兒，可以嗎？

經理：我告訴女傭人來搬東西。

（菲力泊走到陶樂琴的門口，打門。）

陶：進來，菲力泊。

菲：我可以在這裏喝一會兒酒嗎？

陶：隨便吧。

菲：我想要你做兩件事。

（唱片停止了。在另外的屋子裏，你可以看到經理出去，一個女傭人進來，將柏列斯頓

的東西堆在床上。）

陶：是什麼呢？菲力泊。

菲：一件是搬出這個旅館，另一件是回美國去。

陶：啊，你這個驕傲的鹵莽的人，你比柏列斯頓還壞。

菲：兩件事我都是真心，現在這個旅館不是你可以住的地方了。我是心口如一的。

陶：而我却正開始很快活的和你在一塊。菲力泊，不要像，親愛的，請你不要像。

(在另一間屋子，你看到穿着國際縱隊制服的年青的章金生同志，立在門口。)

章：(對着女傭人)勞令斯同志呢？

使女：進來坐一會兒，他說等着他。

(章金生在一隻椅子上坐下來，背對着門口，在另一間屋子裏，陶樂養又將唱片放在唱機上，菲力泊將針頭拿掉，唱片就在圓盤上轉着轉着。)

陶：你說你要喝酒。這裏有。

菲：我不要了。

陶：什麼事，你，親愛的？

菲：你曉得我很正經的說話，你一定要離開這裏。

陶：我不怕砲擊。你曉得唵呀。

菲：不，不是爲了砲擊。

陶：那末是什麼呢，親愛的？你不歡喜我嗎？我喜歡在這裏，使你快快活活的。

菲：我怎麼樣使你離開這裏呢？

陶：沒有辦法，我不走。

菲：我從你搬到維多利亞去。

陶：你不會的。

菲：我願意！我却不能夠告訴你。

陶：但是爲什麼你不能告訴我？

菲：我永遠不能告訴隨便什麼人。

陶：但是親愛的，這是一種強制病。你可以去找一個精神分析家趕快醫好它。這是很容易而且很有趣的。

菲：你是沒有希望的了。但是你很美麗。我就要你搬出去。（他將釘頭放在唱片上，上了發條。）要是我我的樣子好像靈魂落魄似的，就請你原諒我。

陶：也許你的肝不大好，親愛的。

（當唱片唱着的時候，你可以看到有人停在那間女傭人做工和年青人坐着的屋子的外面，這個人穿着戰壕裏的衣服，他兩臂手靠在門柱上，用長統的毛瑟手槍，打進了年青人的後腦壳。女傭人叫了一聲：「哎呀！」接着便將頭埋在圍裙裏哭起來了。菲力泊一聽到槍聲，將陶樂賽推在床上，便右手拿槍跑到門口。開了門，他向兩面張望，將他自己掩護

起來，以後便跑到屋角上，走進了房。女傭人看他拿着手槍，又叫起來。）

菲：不要傻，（他走到椅旁，將死人的頭捧起來，又放下了去。）這些雜種，這些卑污的雜種。（陶樂賽已經跟着他到門口，他陪她出去。）

菲：離開這里。

陶：菲力泊，是什麼一會事？

菲：不要看他。那是一個死人。有人槍殺了他。

陶：誰槍殺了他？

菲：也許他自己槍殺的。那不關你的事。離開這里，你以前沒有看過死人嗎？你不是一位戰時女記者嗎？離開這里。去寫一篇文章吧，這不關你的事。（於是向着女傭人）快一點，將這些罐頭瓶子拿出去。（他開始從架子上，將東西拋在床上）一切的牛奶罐。一切的醃牛肉。一切的糖，一切的聽裝的薩門魚，一切古龍香水。一切多餘的肥皂，將它們拿出去。我們得叫警察來。

（幕下）

——第一幕完

第二幕

第一場

佈景 塞句里達司令部一室，有一只樸實無華的桌子，上面除了一座綠罩的檯燈外便空無一物。窗門全關閉着。桌後坐着一位矮人，有着極薄的嘴唇，鷹鼻，和莊嚴的面相。他有極濃的眉毛。菲力泊坐在桌旁的椅上。這位鷹臉的人拿着一枝鉛筆。桌前的椅上有個人坐在那兒，他哭着，重重地抽抽着。恩東尼奧（鷹鼻的人）極有興趣地望着他。這是第一幕第三場裏的同志甲。他赤着頭，不穿外衣，他那條吊住又寬又鬆的國際縱隊綳服褲的褲帶，也沿着褲腳掛了下來。幕啓時，菲力泊立了起來，望着同志甲。

菲：（聲調倦怠）我還要再問你一件事。

甲：不要問我。請你不要問我。我不要你來問我。

菲：那時你是睡着了罷。

甲：（窒息地）是的。

菲：(驚訝十分倦怠和平板)你曉得這事的刑罰吧？

甲：是的。

菲：爲什麼你開頭不說而省掉許多麻煩呢？我不會因了這件事鎗斃你的，現在我不過要你失望而已。你想人們爲尋開心在槍斃人嗎？

甲：我應該告訴你的。我在害怕着。

菲：噢，你應該告訴我。

甲：真的，委員同志。

菲：(對恩東尼奧，冷淡地)你想他是睡着了嗎？

恩：我怎麼曉得呢？你要我審問他嗎？

菲：不要，我的上校，不要。我們需要消息。我們不要自白。(柯同志甲)聽着，你睡着時夢

到了什麼？

甲：(中止他的抽搐，猶疑一下，於是說下去)我不記得了。

菲：記記看。不必着急，我祇是要證實一下。不要說謊。要是你說謊我會曉得的。

甲：我記起來了。我倚着牆，當我向後靠時，來復槍便放在兩腿之間，我記起來了。(他抽

搖着)在夢裏，我——我想是我的女朋友，她在對我做什麼事——一種可笑的——我不曉得是什麼事。這祇是在夢裏。(他抽捨着)

菲：(對恩東尼奧)你現在滿意了嗎？

恩：我完全不明瞭。

菲：是呀，我想也沒有人會真正地完全明瞭，但是他說服了我。(對同志甲)你女朋友名字叫什麼？

甲：亞爾瑪。

菲：夠了。你寫信給她的時候告訴她給你帶來了許多運氣。(對恩東尼奧)照我看來你可以叫他出去了。他看「工人報」。他曉得裴瑞斯。他有個女朋友名叫亞爾瑪。他在縱隊裏有良好的記錄，而他睡着了讓一個公民逃掉，這個人打死了韋金生，誤作爲我。要做的事情是給他許多強烈的咖啡，使他醒着；使來復槍不挾在他的腿間。聽着，同志，我很抱歉，要是在執行職務時對你粗暴地說話。

恩：我還要問幾個問題。

菲：聽着，我的上校。要是找不大勁勁。你不應該讓我問了這許多時候。這個孩子是不錯的

。你曉得我們沒有一個人是「的確」爲你所稱道「不錯的」，但是這個孩子並沒有錯兒。他祇是睡過去了，你曉得我不是法律呀。我祇是爲你，爲目標，爲共和國和一切工作而已。在美國，我們有一位總統叫林肯，你曉得：他減輕了那些因睡去而判處死刑的哨兵。所以我想你應該減輕他的判刑是對的。你看，他從林肯大隊裏來——而這是一個十分優良的大隊。這是一個那麼好的大隊。它立下了許多功績，要是我告訴你，會將你的心都弄碎的，如果我在這個大隊裏，我會說現在這工作更感到安適和驕傲的。但我却不是的，看？我是一個二等警察却裝做是三等新聞記者——但是聽着亞爾瑪同志——（對着犯人）當你爲我工作時再睡着的話，我會親自槍斃你的，你聽到嗎？亞爾瑪同志。

恩：（按電鈴。兩個衝鋒隊兵進來）帶他出去。非力泊，你說得混亂不堪。但是你應該有點乏力了。

甲：謝謝你，委員同志。

菲：哦，不要在戰時說謝謝你，這是一個戰爭。你不在戰爭裏謝謝你。看，但是你是受人歡迎的，而當你寫信給亞爾瑪的時候，告訴她，她帶給你許多運氣。

（同志甲和衝鋒隊兵走了出去。）

恩：是的，現在。這個人從一百〇七號房逃了出去，將這個孩子錯認成你，將他打死。這個人是誰呢？

菲：哦，我不曉得。我想是聖誕老人。他有個號碼，他們有A類從一號到十號，B類從一到十，C類從一到十。他們暗殺人，炸毀東西，他們做着一切你所熟習的事情。他們工作得很努力，却並不是十分敏捷的，但是他們槍殺了許多不應該被殺的人。這個麻煩是因為他們過份依照了老古巴ABC的方法行事，除非你找住了他們中間的一個，否則一點也得不到什麼。這正如割掉爛瘡的頭，而不是用貼膏藥讓它自己爛穿一樣。你曉得，要是我說得混亂不堪，就改正我。

恩：你為什麼不用足夠力量的隊伍去捉住這個人呢？

菲：因為我不能太為聲張而嚇走了那些我們更需要的人。

恩：是的，在這百萬人口的城市裏留下太多的法西斯黨徒，他們在內層工作。那些人也是有勇氣的。我們一定有二萬人在這裏活動。

菲：更多的人，起碼還多二倍。但是你捉住他們，他們却不開口。除了那些政治家。

恩：政治家，是的，政治家，在這間屋子的角裏我看見二個政治家，要他走的時候已經站

不起來了，我看見一個政治家兩膝頭在地板上走路，用臂抱住我的兩腿，再吻着我的腳，我看着他將口水流在我的腳上，而他所應該做的事，却是簡單得祇是死而已。我曾經看見許多人死，但是我從來沒有看到一個政治家好好的死？

非：我不喜歡看他們死。這是沒有關係的，我想，要是你歡喜看的話。但是我不喜歡。有時候，我不知道你怎樣會忍下去。聽着，誰好好地死？

恩：你曉得的，不要太天真呀。

非：是的，我猜我是曉得的。

恩：我能夠好好地死。我不要求任何人做不可能的事。

非：你是個專家。看呀，多尼可，誰好好地死呢？講下去，講下去，將你的生意經好好地地講一下。把你曉得的講出來，而你曉得的第二件事是忘掉它。不簡單嗎？告訴我，你開始動作的頭幾天怎樣情形。

恩：（略帶傲色）你要聽嗎？你指的是定型的人說嗎？

非：不，我曉得三個定型的人，但我指的是那些以階級分類的。

恩：法西斯黨徒，真正的法西斯黨徒，那些年青的，十分好，有時帶着許多派頭。他們是錯

了，但是他們派頭很好。兵士們，是的，大多數都不錯。教士們我是終生反對的。教堂反對我們。我們反對教堂，我早已是個社會主義者。我們是西班牙最老的革命黨。但是去死——（他用手腕揮三下，這是西班牙最尊敬的姿勢）去死？那些教士們？真太可怕了。你曉得我指的是普通教士。我不是指主教們。

菲：恩多尼奧，有時一定也有錯誤的吧？當你在匆促中工作，也許會的。或者你曉得，就是錯誤，我們全會做錯事。昨天我們就做了一件小錯事。告訴我，恩多尼奧，是不是一定有錯誤呢？

恩：哦，對的，自然哪。錯誤，是的，錯誤，是的，十分令人扼腕的錯誤。也有幾件。

菲：這些錯誤的人怎樣死呢？

恩：（驕傲地）十分好。

菲：啊——（這像是一個擊拳家在身上中了一拳時所發出的聲音）現在我們都在做這樣的生意。你曉得，他們叫這生意怎樣一個愚蠢的名字呀？反間諜。它不使你神經失常嗎？

恩：（平淡地）不？

菲：在我，神經失常已經長久了。

人帶回來。我要自己來問他一些話。

(幕)

第二場

佈景 却柯德酒排間屋角一張桌子，在你進門時，這是你右首的第一張桌子。門和窗上全有沙袋堆着，約有四分之三的高，菲力泊和安尼姐坐在一塊，有個侍者跑向這桌來。

菲：還有桶裝的威士其嗎？

侍者：除了薑酒，沒有真的了。

菲：好薑酒。

侍者：黃色的布士牌，最好的。

菲：帶點苦味的。

安：你不再愛了嗎？

菲：不。

和一個你不認得的名叫布列琪的女郎結婚，但是不必管我所提及的名字，因為我歡喜提起它。同時我喜歡和她結婚，因為她有世上最長，最光滑，最直的腿子；而要是她說胡話，我也不必一定要去聽。但是我却歡喜看我們的孩子會長得像那一個一樣。

恩：她是和那個通信記者在一塊的長長的金髮女郎嗎？

菲：不要這樣的講起她。她並不是跟什麼通訊記者的金髮女郎，這是我的女朋友。要是我說得太多，或是佔了你寶貴的光陰，好，中止我好了。你曉得我是一個十分特別的人。我可以說英語，也可以說美國話，我是在這地方出世，在那地方生長的，我就是靠了這一點過活的。

恩：（安慰地）我曉得的，菲力泊，你太疲倦了。

菲：好。現在我就講美國話。在布列琪是一樣的。但是我十分能確定她能說美國話，你看，她在大學裏讀英語，這是上帝底下，文學型的話，但是你曉得什麼是可笑的东西。我就歡喜聽她說話。我不管她說什麼。你看，我現在是鬆懈下來了，自從早餐以後，我沒有喝過什麼。我是比喝酒時還利害的一個酒鬼，而這是一個壞現象。你的同僚鬆懈下來是可以容許的嗎？我的上校。

恩：你應該去睡一會，你是太疲倦了，菲力泊，而且你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菲：這是對的，我是疲倦得要死，而我有許多工作要做。我要在却柯德酒排等候一位同志，名叫麥克司的，我一點也不誇大，我有許多工作要做。麥克司，我想像這個人你是認得的。他爲了要表現自己是個非常人物，是沒有小名的，而我却是坐不更名行不改姓的勞令斯，和我開始工作時一樣。這便可使你明白的，我並不是一個老手。我在講什麼呀？

恩：關於麥克司。

菲：麥克司，對呀，麥克司，他已經遲到了一天了。他已經在法西斯防線後面遊行差不多兩個星期，說着通行口號來避免不便。這是他的專長。而他說他是不說謊的，我却說謊。但不是目前，無論怎樣我是太疲倦了，而且不滿於自己的職業，而且我神經失常像一個混蛋，因爲我擔憂，而且不是好好地擔憂。

恩：說下去，不要發脾氣。

菲：他說，那是麥克司說的，我見鬼才要曉得他現在在什麼地方，他說他是有地方可以找到的，你曉得，在一個瞭望塔裏。看他們落下來，却說是弄錯了地方。就是那些地方中的一個。他說一個德國攻城砲隊的首長會到那裏來，而且有一個可愛的政治家，你曉得這

人帶回來。我要自己來問他一些話。

(幕)

第二場

佈景 却柯德酒排間屋角一張桌子，在你進門時，這是你右首的第一張桌子。門和窗上全有沙袋堆着，約有四分之三的高，菲力泊和安尼姐坐在一塊，有個侍者跑向這桌來。

菲：還有桶裝的威士其嗎？

侍者：除了薑酒，沒有真的了。

菲：好薑酒。

侍者：黃色的布士牌，最好的。

菲：帶點苦味的。

安：你不再愛了嗎？

菲：不。

菲：我的上校，我說英語還是美國話呢？

恩：你歡喜說什麼就說什麼。不要說笨話。現在請你去吧，因為我們是好朋友，而且我很歡喜你，但是我太忙，聽着，瞭望哨的事是真的嗎？

菲：是真的。

恩：太好了。

菲：雖然是很空想的，十二萬分地空想的，我的上校。

恩：請你走吧，快走。

菲：我可以講英語和美國話吧？

恩：走吧，這有什麼關係？

菲：那末我說英語，耶穌基督，我善於用英語說謊話，這太可憐了。

恩：走，走，走，走，走！

菲：是的，我的上校，謝謝你的訓令式的小小的談話。現在我要去却柯德，敬禮，我的上校。
。（他敬禮，看着他的手錶，出去了）

恩：（坐在桌旁，看着他，於小撒鈴，兩個衝鋒隊員進來，他們敬禮）現在將剛才帶出去的

人帶回來。我要自己來問他一些話。

(幕)

第二場

佈景 却柯德酒排間屋角一張桌子，在你進門時，這是你右首的第一張桌子。門和窗上全有沙袋堆着，約有四分之三的高，菲力泊和安尼姐坐在一塊，有個侍者跑向這桌來。

菲：還有桶裝的威士其嗎？

侍者：除了薑酒，沒有真的了。

菲：好薑酒。

侍者：黃色的布士牌，最好的。

菲：帶點苦味的。

安：你不再愛了嗎？

菲：不。

安：你和這個大的金髮女人在一塊是個大錯。

菲：什麼大的金髮女人？

安：那個大的金髮女人。像塔那樣高，像馬那樣大。

菲：金色像是麥田。

安：你做了件錯事。大女人，大錯事。

菲：你何所見她是這樣大呢？

安：大嗎？大得像坦克車。等你養出個兒子和她比一下。大嗎？是一輛史蒂倍克的貨車。

菲：那是個可愛的字，史蒂倍克，這是你說的。

安：是的，我歡喜我能曉得的英文字。史蒂倍克，是美麗的，爲什麼你不愛呢？

菲：我不曉得，安尼姬，你曉得的。時勢改變了。（他看着他的錶）

安：你還是那樣，完全是一樣的。

菲：我曉得的。

安：你和以前一樣，再來一次也一樣，你只要試一下好了。

菲：我曉得的。

安：什麼時候才有好的東西使你不走開呢？大女人一身是麻煩。我曉得的，我對付久了。

菲：你是個好女人，安尼姆。

安：是不是因為大家批評那一次我咬了凡能呢？

菲：不，當然不是的。

安：我告訴你我不情願咬他。

菲：沒有人再記得了。

安：你曉得我爲什麼做的？每個人全知道我咬的，但是沒有人問我爲什麼咬。

菲：爲什麼咬呢？

安：他要在我的機械子裏拿三百個披士打。我應該做什麼呢？說「好的，你拿了罷，對呀，不要客氣」嗎？不，我咬了。

菲：也很對。

安：你這樣想，真的嗎？

菲：是的。

安：哦，你甜蜜的人兒。聽呀，你現在不要和那個大金髮女人做錯事了。

菲：你曉得，安尼妯。我怕我會做的，我怕這就是全盤的麻煩事情。我情願做件極大的大錯事。（他叫了侍者，看他的錶，向着侍者）什麼時候了？

侍者：（望望酒排後面的鐘和菲力泊的錶）和你的一樣。

安：大大的也不錯。

菲：你不姑忌嗎？

安：不，我祇是憎恨。昨天晚上我試着去歡喜她。我說我應當和每個同志要好。於是大炮擊開始了。也許每個人全要死。同志們應當大家在一塊兒。埋了斧頭。不要自私自利。不要自以為是。愛仇人像愛自己。那些時全和平平的。

菲：你真可怕的。

安：但是這些事並不保留過夜。今天早上我醒來。第一件事就是憎恨這個女人。

菲：你曉得你是不應該的。

安：她要你什麼呢？她拉住一個男人就像你採一朵花。她並不要，就是拾起來放在房裏。她愛你就因爲你也很大。可是你就是個矮子，我也愛你。

菲：不，安尼妲，不，小心點。

安：好好地聽着。你生病我也愛，你又乾，又醜我也愛，你是駝背我也愛。

菲：駝背是幸福的。

安：你是不幸的駝子我也愛，你沒有錢我也愛。你要錢嗎？我去賺來。

菲：就因為這個我還沒有倦於我的職業。

安：我不開玩笑，我是正正經經的。菲力泊你不要理她。你回到你曉得是安全的地方來。

菲：我怕我不夠，安尼妲。

安：你試試看，這並不是什麼改變。以前你歡喜，你再歡喜就是了。男人要有點男子氣，那

末就應當這個樣子。

菲：但是你看我是改變了。我並不是有意這樣的。

安：你沒有改變。我十分明瞭你，我早已認識你。你不是會改變的那一類人。

菲：所有的男人都要改變的。

安：這並不是真話。是疲倦了。你要跑開去，是在兜圈子，是發怒了，是虐待，太多了。

改變嗎？不是的。祇是開始另一種脾氣，脾氣就是脾氣，隨便對什麼人都一樣的。

菲：你呀，這是對的。但要是這種兜圈子兜到你自己人裏來。這便使你不安了。

安：這並不是你自己的那些人。這並不像你。這是另一種人。

菲：不，就是同一種人。

安：聽着，這個大金髮女人已經使你發瘋了。這一剎是不會想好的事情。你不是從前的那個有血有肉的人了。看來却還一樣。是有血有肉的，也是一幅畫像，將畫像放在身體裏，却不是有血有肉的了。你得到點什麼呢？不過一個美國女人。

菲：你對她太不公平了，安尼姬，算她是又懶又褻縱容慣的，而且有點笨拙，而且是極大的笨虫。但她還是又和氣又美麗，而且十分愛嬌，有點天真——而且很是勇敢。

安：好。美麗嗎？你厭了還要什麼美麗。我曉得你的。和氣？好，和氣也可以不和氣的。愛嬌嗎？正像是蛇對兔子的愛嬌。天真？你使我發笑了。哈，哈，哈，一直到發覺有罪才會天真哩，勇敢？勇敢嗎？你又使我笑了，要是我肚子裏還有笑的話，勇敢？好，我笑，呵，呵，呵。在這個戰爭裏，你能分別漠不關心和勇敢嗎？勇敢？天啊——（她立了起來，拍拍背部）現在，我走了。

菲：你對她太凶很了。

安：對她太凶很嗎？我就要在她現在睡覺的床上拋下個手榴彈去。我你對說真話。昨天晚上我想得很明白，要做一切的犧牲，一切的放棄，你曉得，現在却只有一個健康的想頭。我恨她。（她去了）

菲：（對侍者）你沒有看到一位國際縱隊的同志到這裏來問我嗎？名叫麥克司的？一位臉上在這裏有裂痕的同志。（他將手自嘴指到顎上）一位牙齒露出的同志？有着被人用熱熨斗燒黑的牙肉的？而且這裏有個疤的？（他拿手指劃着他的下顎）你看到這樣一個同志嗎？

侍者：他沒有來過。

菲：要是這樣一位同志來，請你叫他到旅館來？

侍者：什麼旅館？

菲：他曉得什麼旅館的。（起身走了，又回頭來看一下）告訴他我出去找他了。

（幕）

第三場

佈景·同第一幕第三場。福羅列達旅館第一〇九號第一一〇號兩個套間。屋外漆黑，窗簾低垂。第一一〇號房裏又黑又沒有人。第一〇九房因爲桌上的檯燈和天花板上的大盞和床頭夾着的讀書燈，便明亮如白晝。小電爐和電壁爐都開着。陶樂賽。布列琪穿一件平頸絨線衫，毛呢短裙，羊毛襪和短靴，正在電爐上用長柄鍋燒着什麼東西。從垂帘的窗外傳來一片遠遠的鎗炮聲，陶樂賽按鈴。有着回聲，她又按了一下。

陶：哦，見鬼的電氣匠！（她走到門邊，開了門）彼得拉！哦。彼得拉！（你聽到這位女僕在甬道裏走來，進了門）

彼：是呀，小姐？

陶：電氣匠在什麼地方，彼得拉？

彼：妳不曉得嗎？

陶：不曉得，什麼事？他只要跑來安好電鈴就得啦！

彼：他不會來了，小姐，因為他死了。

陶：妳說什麼？

彼：昨晚他在炮擊時出去被打死了。

陶：他在炮擊時出去嗎？

彼：是的，小姐。他有點喝醉了，他是回家去的。

陶：可憐的人！

彼：是的，小姐，這是可恥的！

陶：彼得拉，他怎樣中彈的？

彼：他們說，有人從窗戶裏槍殺了他。我不清楚，這是他們告訴我的。

陶：誰在窗戶裏槍殺他呢？

彼：哦，在炮擊的時候，他們常常在窗戶裏槍殺人。那些第五縱隊的人。那些在城裏和我們

作戰的人。

陶：但是他們為什麼要槍殺他呢？他祇是一個可憐的工人。

彼：他們可以從衣服上看出他是一個工人。

陶：當然啦，彼得拉。

彼：這就是他們要槍殺他的原因。他們是我們的敵人。甚至是我，如果我被殺，他們也快活的。他們會舉到這樣工人便可以少一個了。

陶：多利害啊！

彼：是的，小姐。

陶：然而，這是可怕的。你的意思是他們槍殺連認也不認識的人嗎？

彼：哦，對的。他們是我們的敵人。

陶：他們是可怕的！

彼：是的，小姐。

陶：那末我們怎樣對付這個電氣匠呢？

彼：明天我們可以另外找一個。但是現在店門全關了。也許你不應點上這許多燈，小姐，也許麻煩的事不會完的。祇要開了你可以看見東西的燈就得了。

陶：（陶樂賽關了燈，除了那盞床頭上的。）現在我不能看着煮着的東西了。我猜想這樣會好一點。在罐頭上並沒有說出應該煮一下，也許會一蹋糊塗的！

彼：小姐，妳在養什麼？

陶：我不曉得，彼得拉，罐頭上連招牌紙也沒有了。

彼：（望了鍋裏）看來好像是兔子。

陶：看來像兔子，實在像只貓。但是我想不出他們會在罐裏放只貓，而從巴黎運到這裏來，是不是？自然，他們或者會在巴薩龍納裝罐頭的，以後再運到巴黎，再運到這裏。你想這是貓嗎，彼得拉？

彼：如果是在巴薩龍納裝罐的，你便不能講裏面是什麼東西了！

陶：哦，我對於什麼事全厭煩了。你拿去煮吧，彼得拉！

彼：是的，小姐，我放些什麼進去。

陶：（拿起一本書，向燈走去，躺在床上）隨便放些什麼東西吧，隨便再開一罐。

彼：給菲力泊先生吃嗎？

陶：要是他回來的話。

彼：菲力泊先生不會歡喜隨便什麼東西的。爲了菲力泊先生，最好對裏面的東西注意一點。有一次他將一盤早餐全倒在地板上。

陶：爲什麼呢，彼得拉？

彼：爲了他在報上讀到的東西。

陶：或者是艾登，他憎恨艾登的。

彼：總是很狂暴的行爲啊。我告訴他是沒有這種權利的。

陶：他做了些什麼呢？

彼：他幫着我拾起來，以後在我灣下腰的時候，他在這裏打了我一下。小姐，我不歡喜看到

他在隔壁屋子裏。他是和妳不同類的人。

陶：我愛他，彼得拉。

彼：小姐！請你不要做這件事。你沒有到他的屋裏去，也沒有像我一樣給他鋪七個月的床。

小姐，他是壞的。我不是說他不是個好人，但是他是壞的。

陶：你的意思是他很惡劣嗎？

彼：不，不是惡劣，惡劣是驕的。他很清潔。他不時洗澡，甚之用冷水洗。甚之在冷天他也

洗脚。但是，小姐，他是不好的。而且他不曾使你快活的。

陶：但是彼得拉，他比任何人都能使我快活。

彼：小姐，這算不了什麼。

陶：你是什麼意思，算不了什麼？

彼：這裏任何人會做的。

陶：你們是個誇大者的國家，我一定要聽這些誇大的話嗎？

彼：我祇是說這裏有着弱點。也許一個好的人也會有的。是的，就是我所嫁的一個好人也有

弱點。但所有的壞人都有的。

陶：你的意思是聽從他們。

彼：不是的，小姐。

陶：（機密地）你的意思是說他們真正地……？

彼：（憂愁地）是的，小姐。

陶：我一個字也不信。你想菲力泊先生真是個壞人嗎？

彼：（熱誠地）可怕地！

陶：我想不出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過道裏有着重重的靴聲走來。菲力泊和三兩穿國際縱隊制服的同志走進一一〇號房，

菲力泊開亮了燈。菲力泊光着頭，透濕，頭髮散亂的樣兒。同志之一是麥克司，膝上有傷痕的。他全身泥濘，當他們進房的時候，他在桌前的椅上坐了下來，他是將前身對着椅背坐的，將雙手和下巴擱在椅背上。他有張令人驚愕的面相。另外一個同志肩上了掛了支短統的自動步鎗。最後一個有支長長的毛瑟鎗，放在木盒子裏，皮帶子一直垂到腿上。

菲：我要你們在過道上守住這兩個屋子。任何人要來看我便帶他進來。你們在下面還有幾位同志？

帶來復鎗的同志：二十五個。

菲：這裏是一百〇八號和一百一十一號房的鑰匙。（他給了每人一個）將門打開、就站在門裏，這樣你可以守住過道了。不，最好還是找一個椅子，坐在屋子裏看守。好，去吧……

「同志們！」他們敬了禮便出去了。菲力泊走向臉上有傷痕的同志，將手放在他的肩上，觀衆可以看到一些時候，他已經睡着了，但是菲力泊却不曉得。）

菲：麥克司。（麥克司醒來，望着菲力泊，微笑了）很利害嗎？麥克司？

麥：（麥克司望着他，又笑了，搖搖頭）還不十分利害。

菲：他什麼時候來？

麥：在大炮擊的那個晚上。

菲：在什麼地方？

麥：在愛克脫來瑪多拉路頭一家屋頂上，上面有座小小的塔。

菲：我以為他到珈拉畢大去了。

麥：我也是這樣想。

菲：什麼時候再有大炮擊呢？

麥：今天晚上。

菲：什麼時候？

麥：十二點一刻。

菲：你確得定嗎？

麥：你可以看見砲彈呀，還有放在外面的東西。而且他們全是懼的兵士。如果我没有這樣的

臉，我可以留在那兒，弄一門砲。也許甚至他們將我放在參謀部裏。

菲：你在什麼地方換衣服？我出去跑了幾個地方找你。

麥：在卡拉彭其爾一間屋子裏，在那個沒人佔領的地方可以挑出一百所來。我總有一百零四所。在我們和他們的戰線之間。在那裏是沒有問題的。兵士們都還年青，只要沒有軍官看見我。一個軍官會曉得這張臉是什麼地方來的。

菲：那末現在呢？

麥：我想我們今晚就去，爲什麼要等呢？

菲：路上怎樣？

麥：全是泥，

菲：你要幾個人？

麥：你和我，或是你派來跟我的人。

菲：我一個人。

麥：好！現在洗個澡怎樣？

菲：好的！去洗吧。

麥：我還要睡一會兒。

菲：我們什麼時候走。

麥：九點半。

菲：那末睡一會兒。

麥：你叫我？（他進了浴室。菲力泊出房，開了門，再打一〇九號的房間）

陶：（在床上）進來！

菲：哈囉，親愛的。

陶：哈囉。

菲：你在煮什麼嗎？

陶：我煮過的，但是很厭倦。你餓嗎？

菲：餓死了。

陶：在那口鍋裏，你開了電爐就會熱的。

菲：你怎樣了，布列琪？

陶：你到什麼地方去？

菲：到城外去了。

陶：做什麼呢？

菲：就是跑一會兒。

陶：你整天的拋下我，自從那個可憐的人被殺的早上，你就留下了我一個人在這兒。我在這裏等了一整天。一整天沒有人來看我，除了柏列斯頓，而他却使人不快活，我不得不叫他走。你到什麼地方去了？

菲：就是溜跬了一會。

陶：却柯德酒排？

菲：是的。

陶：你會看到那個令人毛髮聳然的摩爾人嗎？

菲：哦，安尼姬，她來送消息的。

陶：她是不值得提起的！你留着這消息吧。

菲：（菲方泊將鍋裏的東西用杓撈出來放在盤裏嘗了一下）這是什麼齏？

陶：我不曉得。

菲：這很可口，是你自己煮的嗎？

陶：（嘗著地）是的，你歡喜嗎？

菲：我不曉得你還會煮菜。

陶：（更害羞了）真的嗎，菲力泊？

菲：我說這很好吃！但是你怎麼會將醃魚放進去的呢？

陶：哦，該死的彼得拉！這就是她另外開的一罐。

（有人打門。這是經理，他的一臂爲拿自動來復鎗的同志緊緊地握着）

拿來復鎗的同志：這位同志說要我。

菲：謝謝你，同志。讓他進來。

（拿來復鎗的同志將經理放掉，敬禮）

經理：是絕對地沒有事情，菲力泊先生。走過過道，那股氣味使我纔涎欲滴，偵察到煮菜的香味便停了下來。立刻被這位同志捉住了。完全沒事，菲力泊先生。絕對沒有事情。不關你的事。Ben Provencher 菲力泊先生。吃得好。太太。

菲：你來得正好。我有東西送你，將這個拿去。（雙手將長柄鍋，盤子，叉，杓子拿給他）

經理：菲力泊先生，我不能拿。

菲：收集彩票同志，你一定要拿。

經理：不能，菲力泊先生。（伸手拿去）我不能拿。你感動得使我下眼淚。我永不能拿，太多了。

菲：同志，不要再講了！

經理：你將我的心溶解在感情裏了。菲力泊先生，從我的心底裏，我謝謝你。

（他走了出去，一手拿盤，一手拿鍋）

陶：菲力泊，我很抱歉。

菲：要是你不介意，我要拿點威士其滲些水喝。以後你開一罐牛肉，再切一些薄洋蔥片。

陶：但是菲力泊，親愛的，我不能忍受洋蔥的氣味。

菲：今晚却沒有使我們麻煩的機會。

陶：你意思今晚不在這裏嗎？

菲：我一定出去。

陶：爲什麼？

菲：和那些孩子們。

陶：我曉得這是什麼意思。

菲：你曉得嗎？

陶：是，而且很清楚。

菲：鬼樣的，是不是？

陶：這是可痛恨的！你浪費你的時間，你的生命的方法是可痛恨而且笨拙的。

菲：而且我這樣年青，這樣有前程。

陶：當我們可以留在屋裏，有個像昨晚一樣的可愛的夜晚，你要出去是淘氣的。

菲：這是我身裏的獸性。

陶：但是，菲力泊，你可以留在這兒。你可以在這裏喝酒和做你喜歡的事情。我會快快活活，玩玩留聲機，我也要喝一點，即使喝後會使我頭痛。要是你要朋友，我可以請一批來，這集會可以十分熱鬧，滿是煙味，和有一切你所喜歡的東西。你不一定要出去的。

菲力泊。

菲：走過來吻我！（他將她抱在臂圍裏）

陶：而且不要吃洋葱，菲力泊。如果你不吃洋葱，我可以感到你更真實一點。

菲：好，我就不吃洋葱。你有薄荷醬嗎？

（門上有人打了一下。又是拿來復鎗的同志和經理

拿來復鎗的同志：這位同志又來了！

菲：謝謝你，同志，讓他進來。

（拿來復鎗的同志敬了禮，出去

經理：是來告訴你開玩笑並不算事，菲力泊先生，這是一種幽默感，好的。（悲哀地）但食物不能開玩笑。而且不應體，也許，你想過的話，但這個算一會事，我是開得起玩笑的。

菲：拿兩個罐頭去吧！（他從櫃裏拿給他兩罐醃牛肉）

陶：誰的牛肉？

菲：哦，我想是你的。

經理：謝謝你，菲力泊先生，這是很好的玩笑。哈，哈。太費錢了，是的，也許。但是謝謝

你，菲力泊先生，也謝謝你，小姐。（他走出去）

菲：看，布列琪。（他拿臂圍着他）要是我今晚毫不留情，請不要介意。

陶：親愛的，我要你做的事就是不要出去。我願意我們有一種家庭生活。這裏很好。我可以

收拾你的房間，裝飾得很誘人。

菲：這屋子今天早上一塌胡塗。

陶：我會收拾好，使你喜歡住在屋裏。你可以有張安樂椅和書架子，一盞讀書的燈，和些畫片。我真正地可以收拾得很好。請你今晚留在這裏，看看它有多好。

菲：明天晚上。

陶：爲什麼不是今晚呢，親愛的？

菲：哦，今晚是那些不安穩的晚上，我感到一定要出去，跑來跑去，探望朋友。而且，此外，我有個約會。

陶：在什麼時候？

菲：十二點一刻。

陶：那末過後再回來。

菲：好的。

陶：隨便什麼時候可以進來的。

菲：真的——？

陶：是的，請便。（他將她抱在臂裏。摸摸她的頭髮，拍拍她的後腦，吻了她。樓下有叫聲和歌聲。以後能聽到同志們唱「給勇軍歌」。歌聲不息。）

陶：這是可愛的歌。

菲：你永不會曉得這是多優美的歌。

（同志們唱 *Bandera Rosse*）

菲：你曉得這個歌嗎？（現在他和他並坐在床上了）

陶：曉得的。

菲：我從沒有見過的好人爲這歌而死去。

（在隔壁的屋子裏，你可以看到臉上有傷痕的同志睡在那裏。當他們在談話時，他說完

了浴弄乾了衣服，將泥刮下來，再躺在床上。他睡時，光在他臉上照耀着。）

陶：（在床上菲力泊身旁）菲力泊，菲力泊，請求你，菲力泊！

菲：你曉得我今天不太歡喜求愛的一套事。

陶：（失望地）那很好，那是可愛地！但是我只要你留在這裏，過一點點家庭生活。

菲：我一定得去，你曉得，真正的。（樓下同志們在唱 *Comintern* 歌）

陶：這是他們常常在葬儀中吹奏的。

菲：他們也在另些時候唱。

陶：菲力泊，請你不要走！

菲：（將她抱在臂裏）再會！

陶：不，請，請你不要去！

菲：（立了起來）你睡醒將兩扇窗全打開，你會嗎？你不情願在午夜炮擊的時候，將玻璃打破吧。

陶：不要去，菲力泊，請你不要去！

菲：敬禮，同志。（他並沒有敬禮。走過隔壁屋裏。樓下同志們又在唱「義勇軍歌」了。在一

一〇號房，菲力泊與着睡了的麥克司，於是促他醒來）麥克司！

麥：時間到了？（麥克司立刻醒來，望望四周，因為光亮便睜睜眼睛，笑了）

菲：是的，要喝點嗎？

麥：（從床上起來，微笑着，摸摸他的靴子，這是放在電爐烘乾的）極要喝。（菲力泊倒了

兩杯威士其，再去拿水杯）不要使水損壞了酒。

菲：敬禮！

麥：敬禮！

菲：走避！

（樓下同志們在唱「國際歌」，幕下時，陶樂賽、布列琪在二〇九號房的床上，兩手抱着枕頭，兩肩抽動，因為在哭。）

第四場

佈景 同第三場，時間却在早晨四點卅分。二房俱黑，陶樂賽、布列琪睡在床上。麥克司和菲力泊從過道上走來，菲力泊開了一二〇號房的門鎖，開了燈。他們二人相對而望，麥克司搖搖頭。他們二人滿身泥濘，簡直認不出了。

菲：好，另一次吧。

麥：我很抱歉。

麥：（頭攔在手上）你先去洗，我太疲倦了。

菲：（菲力泊走進浴室去，又出來）沒有熱水了。我們住在這樞死窩裏的惟一理由就是爲了熱水，而現在却沒有了！

麥：（十分瞋睡地），我對於失敗很悲哀，我確定他們一定來，但是他們沒有來。

菲：將你衣服脫下吧，睡一會兒。你是個優秀的偵察官，你曉得的。沒有人能够做你所做的事……這不是你的過失，要是他們取消了這次砲擊。

麥：真正的十分地完全的乏力了！我太瞋睡啦，我很瞋睡，我生病了。

菲：，讓我來幫你上床吧。

麥：（他將他的靴子拉下，幫着他脫衣服。菲力泊幫他上床）這床很好。（他以手拿着枕頭，二足大伸開）我臉向下睡，免得早上有人害怕。

菲：（從浴室裏）你一個人睡好了，我睡在隔壁（菲力泊走進浴室，聽到撥水聲。他出來時穿着睡衣和晨粧，開了通二房的門，在宣傳畫下鑽過走到床邊，爬上菲力泊床）

陶：（在黑暗裏）親愛的，很遲了嗎？

菲：十二萬分的。

陶：（十分困睡地）你在什麼地方？

菲：去找了個人。

陶：（還是真正地睡着）你沒有失約吧？

菲：（滾到床的另一面，這樣他和她背對背了）這個人沒有來。

陶：（十分困睡地，但渴望着得着消息）沒有砲擊吧，親愛的。

菲：很好。

陶：晚安，親愛的。

菲：晚安！（聽到窗外遠遠地有支機關鎗在撲，撲，撲地響。他們靜靜地躺在床上，於是又

聽到菲力泊講話）布列琪，你睡着了嗎？

陶：（真正的睡着）沒有，親愛的，沒有，如果——

菲：我要告訴你些話。

陶：（困睡地）是的，我最親愛的。

菲：我要告訴你兩件事。我有着恐怖，和我愛你。

陶：噫，你可憐的菲力泊。

菲：當我有着恐怖，我從不告訴人，我也從不告訴人我愛他們。但是我愛你，你看？你聽到我嗎？你感覺到我說嗎？你聽到我說嗎？

陶：是啊，我一向愛你的。而你是可愛的。像是在大風雪裏，如果雪不冷也不融化的話。

菲：白天我不愛你。白天我不愛任何東西的。聽着，我要說些另外的東西。妳喜歡和我結婚，或者永遠和我住在一塊兒，或者跟着我跑，成爲我的女人嗎？聽我說嗎？我已經說了。

陶：親愛的，我喜歡和你結婚

菲：是呀，我在晚上說些可笑的事，不是嗎？有着優美的生活。我不游蕩時我便也工作。而且爲了我不會餓。你可以在普通的情況中僱人煮飯。哦，你。我愛你的大肩膀，走路像猩猩，和那張可笑的臉。……我做完了這件工作，我的臉還要可笑哩。

陶：恐怖好一點嗎？你願意告訴我嗎？

菲：哦，見它們的鬼。我和這些恐怖的人在一塊很久，如果他們去了，反而有點兒怪難受的。讓我告訴你一件事。（他慢慢地講）我喜歡和妳結婚，離開這兒，離開這一切的事。

我說得對嗎？你聽到我說嗎？

陶：好，親愛的，我們會有的。

菲：不，我們不會的，即使晚上睡着，我也曉得我們不會的。但是我歡喜譚。哦，我愛你。

天曉得，天曉得，我愛你，你有着世上最可愛的身體。我也稱讚你。你聽到我講這些嗎？

陶：是的，我的甜蜜的人，但關於我身體的話是不確實的，這祇是一個過得去的身體，但是

我喜歡聽你說它。告訴我關於恐怖的事，也許它們會跑掉的。

菲：不，每個人都有他的祕密，而你也不會讓它傳出去的。

陶：我們應該睡去嗎？我的大愛人？我的古老的大風雪。

菲：現在差不多要天亮了，我又恢復意識啦。

陶：請你睡着吧。

菲：聽着，布列琪，我是在講另外的事情。現在天亮了。

陶：（送人的聲音）是的，親愛的。

菲：如果你要我睡着，布列琪，只要拿鴉子在我頭上打一下好了。

（幕）

第二幕

第一場

時間：五天以後的下午，在福羅列達旅館第一〇九號和一一〇號房。

佈景 同第二幕第三場，但二房當中的門是開着的。宣傳畫底部爲風所吹動着，在菲力泊的屋裏的牀旁頭小櫃上放着一花瓶，滿是菊花。床右的牆前有着一個書架，椅上則有印花棉布的套子。窗上加了帘，是同一類的印花棉布，床上鋪着白布床單。所有的衣服都整齊地放在衣架上，而菲力泊的三雙靴子，全擦得很亮，正由彼得拉放進壁櫥裏去。陶樂賽在隔壁一〇九號房裏，在鏡前試穿一件銀狐披肩。

陶 彼得拉，請妳到這裏來！

彼 （將她的小小的老邁的身軀直了起來，將刷子放在一邊）是的，小姐！

（彼得拉從一〇九號房的正門裏進來，進門時還在門上打了幾下）

彼 （雙手握在一塊兒）噫！小姐，真美麗呀！

陶：（側着頭從肩上映着鏡子）這不對，彼得拉。我不曉得他們怎樣做的，但總之有點差勁兒。

敘：真好看，小姐！

陶：不，領子上有點不對。我又不能好好地說西班牙話，能够去解釋給這個笨虫毛皮匠聽。（你聽到有人從過道走來。這是菲力泊，他開第一一〇號的門，四面張望。他脫下了皮外套，拋在牀上，再將法國式軟帽丟向屋角的帶衣籃裏，却落在地上。他坐在一張印花棉布套的椅上，將靴子脫下來。他將它們一隻立着，一隻倒着地留在屋中央地板上，便走向牀去，他在牀上拿起他的外套，丟向椅上，便散開着。以後他便躺在牀上，從牀單下拉出枕頭來，堆在頭下，將讀書燈開亮了，灣下身來，在牀頭小櫃的門裏，拿出一瓶威士其來，便將酒倒在整整齊齊的放在桌上，套在水瓶上的杯子裏，再加上點水。他左手拿酒杯，一面向書架上拿一本書，他躺了一會兒，靜靜地，以後便抬起肩頭，不安適地轉側着。最後，從腰帶上拿下了一支手鎗，將它放在身旁。他將膝頭支持起來，喝了第一口酒，開始讀書。）

陶：（在寫字屋子裏）菲力泊，菲力泊，親愛的！

菲：是啊！

陶：請你到這裏來。

菲：親愛的，我不來。

陶：我要給你看點東西。

菲：（讀着）拿到這裏來看。

陶：好，親愛的。（她再在鏡裏看一下她的披肩，她很美麗，領上也沒有什麼不妥的地方。

她穿着披肩神氣十足地走進門來，左轉右轉地真像一個衣服模特兒所做的一樣。）

菲：你從什麼地方弄得來的？

陶：我買來的，親愛的。

菲：用什麼買的？

陶：披士打。

菲：（冷淡地）很好看。

陶：你歡喜嗎？

菲：（仍舊注視着披肩）很好看。

陶：你做什麼呀，菲力泊。

菲：沒有什麼。

陶：你願意我有任何好看的东西嗎？

菲：這完全是你的事。

陶：但是，親愛的，這很便宜。這些狐皮只有一千二百披士打一件。

菲：這是國際縫隊的一個人一百二十天的薪水。讓我算一下。這是四個月。我不會碰到有個

人在四個月之內不受傷——或是被打死的。

陶：但是，菲力泊，這和國際縫隊沒有什麼關係呀，我在巴黎買的時候是美金一塊等於五十

個披士打。

菲：（冷淡地）真的嗎？

陶：是的，親愛的。而且要是我情願，我為什麼不應該買狐皮呢？總有人會去買的。它們放

在那兒就是要人去買的，而且價錢便宜得每條不到廿三塊金洋。

菲：好極了，不是嗎？這裏有幾只狐狸。

陶：大約十二只。哦，菲力泊，不要發火。

菲：你怎麼等這大獲其利，不是嗎？你怎樣將披士打偷運進來的？

陶：放在Mum櫃裏。

菲：Mum，哦，是的Mum。Mum有沒有將氣味洩掉呢？

陶：菲力泊，你做得真像一個正人君子。

菲：我想在經濟上，我是十分講道德的。我並不想到Mum，或是其他女人們用的東西。是阿墨靈嗎？會將這些黑披士打上的污點去掉乾淨的。

陶：如果你不中意這件衣服的話，我會離開你的。

菲：很好！

陶：（陶樂賽走出房去，但套門邊轉過身來，請求地）但是不要不中意它。請你講理一點，而且樂意我有這件可愛的披肩。你曉得你進來的時候我在做什麼嗎？我在想就在這些日子裏，我們在巴黎會做些什麼事！

菲：巴黎！

陶：這時天快要黑了，我在懸池酒排裏等着你，穿着這件披肩。我坐在那裏等候你，你進來，穿着一件雙排鈕扣的衝軍的外套，縫得很合身，一頂呢帽，拿着一根手杖。

菲：你在讀那本美國的「老爺」雜誌嗎？你不應該去讀裏面的文章，你曉得，你只應該去看看圖畫的。

陶：你要了杯威士其，我要了杯香檳雞尾酒。

菲：我不歡喜。

陶：什麼？

菲：這個故事。如果你一定做白日夢，可不要拉我在一塊，可以嗎？

陶：這祇是玩玩的，親愛的。

菲：好，我不再玩了。

陶：但是你也玩的，親愛的。而且我們有着很好的玩笑。

菲：現在可不要拉我在一塊。

陶：但是我們不是朋友嗎？

菲：哦，是的，在戰爭裏你交了各種的朋友。

陶：親愛的，請你停止吧，我們不是一對愛人嗎？

菲：哦，那個？哦，自然的，當然是的，爲什麼？不是呢？

陶：但是我們不是要去在一塊生活有着可愛的辰光並且很快活嗎？那些你在夜裏所說的話？

菲：不，就是千萬年也不會的。不要相信我在晚上說的話，我在晚上總是說謊的。

陶：但是爲什麼我們不能做你晚上說的要做的事情呢？

菲：因爲我在做些事，那裏你不會去，不會住在一塊兒，不會有可愛的時光，不會很快活的。

陶：但是爲什麼不能呢？

菲：因爲，主要地，我發現你太忙碌了。第二，還看來和別的事情比較起來太不重要了。

陶：但是你是從來也不忙碌的。

菲：（他感到自己說得太多了，且還是說下去）不。但是自此以後，我會紀律化起來，將許多我

也許有的無政府主義者的脾氣去掉，我或者會被送回去，和那些開闢世界的人，或者類

乎這些人在一塊兒。

陶：我不懂。

菲：而且因爲你不懂，而且你永遠不會懂得，這是我們不會一塊兒生活，過可愛的日子，和

一切的理由。

陶：哦，這比骷髏會還壞。

菲：天曉得骷髏會是什麼東西？

陶：這是一個祕密的集會，有一個人是屬於這個會的，我奉命有一線的主要沒有嫁給他。這是十分高級，萬分良善和值得的。他們帶了你去，告訴你會裏的一切，就在結婚之前，就在他們告訴我一切之後，我便中止了婚禮的舉行。

菲：這是極好的先例喲。

陶：但是我們就不能在目前混在一塊嗎？只要這些時候我們相親相愛，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們不會永遠聚頭的話，那麼我們不是可以和善相處，盡情享樂，大家不白眼相加嗎？

菲：如果你歡喜，那也好。

陶：我是歡喜這樣的。（談話時，她從門邊走過來，立在床旁。菲力泊看着她，以後便站了起來，將她抱在臂裏，將她和銀狐披肩一塊抱到床上。）

菲：這狐皮的感覺十分柔和。

陶：他們氣味也不壞，不是嗎？

菲：（他的臉埋在她肩上的狐皮裏）不，它們的氣味很好。而且你感到躲在毛裏很可愛，我愛妳，我不撒謊，我是心口如一，而且現在只有下午五點半鐘。

陶：我們有了它，我們就享受它：我們不能嗎？

菲：（一點無愧色地）它摸起來真好，我真開心妳買了它。（他緊緊地摟住她）

陶：我們可以在這短短的辰光裏享受着它，因為我們已經買了它喲。

菲：是的，我們可以享有它。

（門上有人打門，門柄轉了下，進來的是麥克司。菲力泊從床上起來。陶樂賽還坐在那裏。）

麥：我打擾了你們，是嗎？

菲：沒有。一點也沒有。麥克司，這是一位美國同志，布列琪同志。麥克司同志。

麥：敬禮，同志。

（陶樂賽還坐在床上，他走向床邊伸出了他的手。陶樂賽握了下，不敢正眼看他。）

麥：你很忙？是嗎？

菲：不忙，一點也不忙。要喝一點嗎？麥克司？

麥：我不喝，謝謝你。

菲：（說西班牙話）Haynovedades.

麥：(也說西班牙話) Argonas.

菲：你不喝一點嗎？

麥：不要，謝謝你。

陶：我要走了。不要使我阻撓了你們。

菲：你沒有跑的必要。

陶：也許你等一會兒來。

菲：一定來。

(當她出去時，麥克司極有禮貌地說)

麥：敬禮，同志。

陶：敬禮。(在她從正門出去時，他關上二房之間的門。)

麥：(當他們二人在一塊的時候)她是一個同志嗎？

菲：不是的。

麥：你介紹時說她是同志。

菲：這是口頭禪喲，在馬德里，你叫每個人是同志的。大家都是爲一個目標工作的。

麥：這並不是很好的口頭禪。

菲：不，我想也不是的，我似乎記得有一次我自己也這樣說過的。

麥：這個女人，你怎樣叫她的？布列琪？

菲：布列琪。

麥：她有點對你認真吧？

菲：認真？

麥：是的，你曉得我是什麼意思。

菲：我可不這樣講。你可以叫她作個丑角，有些地方很像。

麥：你化了許多時光和她在一塊兒？

菲：有些兒的。

麥：誰的時光？

菲：我的時光。

麥：從來不是黨的時光？

菲：我的時間就是黨的時光。

麥：這就是我問的意思。我很快活你能很容易的了解。

菲：哦，我很容易了解的。

麥：不要對於既不是你也不是我的事情發怒。

菲：我並不發怒。但是我不見得應該是個和尚的。

麥：菲力泊同志。你從來不像是個和尚。

菲：不像嗎？

麥：也沒有希望你是個——從來也沒有的。

菲：不。

麥：這祇是一個防礙你的工作的問題。這個女人——她從什麼地方來的？她的背景是什麼？

菲：問她好了。

麥：我想以後我會問的。

菲：我沒有做好我的工作嗎？有人埋怨嗎？

麥：到現在還沒有人。

菲：現在誰埋怨呢？

麥：是我。

菲：是嗎？

麥：是的。我應該在却柯德碰到你。如果你不在那裏，你應該留個字條給我，我準時到却柯

德去，你不在那兒，也沒有字條。我到這裏來，却看見你在手裏抱着一個銀狐狸。

菲：你從來也不要這個嗎？

麥：哦，是的，我在任何時間裏都要。

菲：那麼你怎樣呢？

麥：有些時候，我有空，而且我不太疲倦，我就找個人能夠給我點小小的什麼的，而她則在
想要別的東西。

菲：你在任何時間裏都要嗎？

麥：我很歡喜，我不是聖人。

菲：世上却有聖人的。

麥：是的，但也有不是聖人的人們，祇是我總很忙，現在我們談點別的東西吧，今天晚上我

們再去。

菲：好。

麥：你要去嗎？

菲：看着，我同意你對於這女人的意見，但是不要侮辱我。不要在工作裏爭上風。

麥：這女人沒有問題嗎？

菲：哦，一點也沒問題。她也許對我不利，而且正如你所說的我是在枉費時間，但是她絕

對的靠得住的。

麥：你保得準嗎？你必須記得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許多狐狸。

菲：她是心算虫，但是她和我一樣地靠得住的！

麥：你還靠得住嗎？

菲：我希望這樣，靠不住你還看得出來嗎？

麥：哦，是的。

菲：那麼你看我怎樣？（他立了起來，傲慢地在鏡裏看着自己。麥克司望着他，慢慢的微笑

着。他看着他的頭）

麥：在我看來你是十分靠得住的。

菲：你要進去問她的背景和一切嗎？

麥：不要。

菲：她有着和那些有點錢到歐洲來的美國女孩子一樣的背景。她們全是一類的貨色。露登，大學，家裏的錢，現在比以前或多或少，大致現在是錢少了，男人，戀愛事件，打胎，野心，最後則是結婚，於是安定了下來，或是不結婚就安定下來。他們開店，或是在店裏工作，有的就寫文章，有的玩樂器，有的上舞台，有的拍電影。她們有個少女同盟，我相信全是一批處女在 working，全是爲的公衆福利，而且過得很好，只要她不情願的話。

要是你歡喜，你言已去問她吧。雖然這很乏味，我告訴你。

麥：我不發生興趣。

菲：我想你是的。

麥：不，我全想過了，我將這事全交給你。

菲：什麼事交給我？

麥：關於這個女人的事，你應當善自處理。

菲：我對於自己沒有什麼信心。

麥：我對你有信心。

菲：（尖刺地）我不會有很多的信心。有時我是十分厭倦了。對於整個鬼的毒藥。所以我怕
 懼它。

麥：自然囉。

菲：是的，你應當指導我走出這個泥沼。我那天嘗了那個年青的章金生。就是因為由於不
 心。不要說不是由於我的緣故。

麥：現在你說些沒意義的事情了。但是你只是疏忽了一點兒。

菲：他的死完全是我的過失，我剩下他在屋子裏，坐在我的椅上，而且將門也開着。那裏並
 不是我要用他的地方。

麥：你不是過意留他在那兒的，事情過去了，你不必現在再去想它啦。

菲：不——就是因為疏忽而造成死網！

麥：也許他以後也會死的。

菲：哦，是的，自然囉，那不是很好嗎？那是完全有光彩的。我想我並沒有想到這一點。

麥：以前我也看到你在那種情緒裏。我曉得你馬上會沒有事的。

菲：是的，但是你曉得我沒有事的時候會怎麼樣？我會喝一打酒，我會和妓女在一塊。我會很快活。那就是你所說的我會沒有事的吧。

麥：不是的。

菲：我已經够了。你曉得我歡喜到什麼地方？我歡喜到黑維拉的聖脫勞貝那樣的地方，在早晨醒來沒有戰爭，喝一杯滿是牛奶的咖啡……有着新鮮草莓漿的奶油蛋糕，和火腿

蛋，

麥：還有女人？

菲：是的，還有女人。你他媽的真對，還有女人。銀狐狸和一切。

麥：我告訴你她對你沒有什麼好處的。

菲：或者對我有好處。我這樣的事情做得太久，我已經足夠了。一切的一切。

麥：你做這件事，那末每個人全有着像那樣的好早飯。你做這件事，那末沒有人會挨餓。你做這件事，那末人民不必怕疾病和孤老，那末他們能夠尊貴地生活，不再是一個奴隸。

菲：是的，當然我很明白。

麥：你曉得你爲什麼做這些事？但是，如果你有一點點動搖，我是了解的。

菲：這一次這個極大的動搖，我已經有了許多時候了。自從我看見這女人，你不會明白她們對你所有的影響。

（有着砲彈飛進來和在街上爆炸的聲音。你聽到一個小孩子在號叫，起初很高，以後便越短促的，尖銳的，輕輕的叫喊。另一個砲彈來了。菲力泊將窗門打開。爆炸之後，你

又聽到人們在猛動了。）

麥：你做這件事便可以使這些砲擊永遠中止。

菲：這批豬獯，他們算好這散電影院的辰光。

（菲：另一顆砲彈打來爆炸了，你聽到一只狗哀叫着向街尾奔去。）

麥：你聽到嗎？你做這件事是爲了全人類。你做這件事是爲了孩子們。有些時候。你做這件

事甚至是爲了狗。現在進去看一下你的女人吧。現在她需要你。

菲：不。讓她自願自吧。她有了氣狐狸，到地獄裏去吧。

麥：不，進去一會兒，現在她需要你。（另一個砲彈進來，有着長長的連續的噠噠聲在樓上

炸；爆炸聲傳來，這一次爆炸後之劫沒有奔逃和喧嘩。）

麥：我在這裏睡一會兒。現在你去看她吧。

菲：好，一定去，照你說話做。你說什麼我就做什麼。（他走向門邊，開了門，外面又有射進來，落下去的聲音，和另一次爆炸，這一次就在旅館那面。）

麥：這祇是一次小砲擊。大砲擊要在今天晚上。（菲力泊開了另一個房間的門，通過門，你聽到菲力泊在說話，平平的聲音。）

菲：哈囉，布列琪，妳好嗎？

（幕）

第二場

麥克脫萊瑪多拉路頭上的一所被砲火擊毀的屋子，現在是個廢墟的瞭望哨屋裏。

佈景 這個瞭望哨屋是在一所以前極為華飾的屋子的望樓裏，到上面去是用了一架梯子，代替了以前的旋轉的鐵梯，這鐵梯現在已被擊毀，掛下來，折斷了和纏繞着在一塊。你看到梯子靠着望樓，它的頂上，這瞭望哨的背面直對着馬德里，正在夜間，堆在窗戶上的紗袋全已拿了下來，但在窗外，你所看到的只有黑暗，因為馬德里的燈火都已熄

滅了。牆上有極大的軍事地圖，上面有着顏色的指標，在光光的桌上有具軍用電話。桌右牆上狹長的裂口上，有一架天型雷單式德國型超長長的測距儀。壁邊有具椅子。在另一個裂口上，有具普通大小的雙管測距儀，儀器下面也有只椅子。在屋子的右部另有一張檯子，上面有具電話機。在梯子下面有個哨兵，鎗上插着刺刀，在梯頂的屋子裏，另外有個哨兵站那屋簷的頂。他直立着加上他的來復槍和刺刀。幕啓時，你看到的盡緣是兩個哨兵站在他們的崗位上。兩個信號員正伏在大檯上。幕拉上後，你看到汽車上的燈光正亮亮地照在整樓底下階梯上，這燈光越走越近，幾乎使哨兵看不見東西。

哨兵：熄燈（燈仍亮着，用使人睜不開眼的燈光照着階梯）

哨兵：（舉起了鎗，拉開了鎗機，克擦一聲向前送了出去）熄燈！

（他緩慢地，清楚地，凶狠的跪着，顯然他要開鎗了。燈光熄滅了，有三個人，兩個人穿着軍裝，一個是又大又高，另一個則比較瘦小，衣服很文雅，穿着一雙馬靴，在那個又大又高的人手裏所拿的電筒就發着閃光，另一個是穿便衣的人。在台北他們離開了汽車便走到台階邊，走近梯子）

哨兵：（說着口令的上半）勝利——

瘦小的軍官：（又急怒又輕蔑）給那些努力的人們。

哨兵：過去。

瘦弱的軍官：（對那個穿便衣的人）就在這裏爬上去。

便衣人：我以前來過了。

（這三個人爬上了梯子。在梯頂上，那個哨兵看到又高又大的軍官的帽上的徽章，便

持鎗敬禮。信號員們還坐在電話機旁，又高又大的軍官走向梯子，後面跟着穿便衣的

人。而那個穿光亮的馬靴的軍官顯然是他的副官）

高大的軍官：這批信號員怎麼啦？

副官：（向信號員）喂。立起來敬禮。你們怎麼啦？

（信號員無精打采地敬禮）

稍息。

（信號員們坐下來。高夫的策策研究着地圖。穿便衣的人在測距鏡裏觀察着。但在

黑暗裏看不見什麼東西。）

便衣人：今晚午夜有砲擊嗎？

副官：什麼時候開始砲擊，長官？

高大的軍官：（帶德國口音）你講得太多了。

副官：對不住，長官。你高興在這裏看一下

的軍官拿了去，看了一遍，又交還給他。

高大的軍官：（重濁的聲音）我很熟悉，是我自己寫的。

副官：是的，長官。我想你願意清理他們一下，

高大的軍官：我已經清理過了。

信號員：（有只電話響了，信號員拿起來聽着。）不，是的，不，對的。（他向高大的軍官點

點頭）給你的，長官。

高大的軍官：拿起了電話）哈囉，是的，那很對，你是個笨虫嗎？不是？照命令做。自己

是白

（他掛起了聽筒，看看錶，向副官）什麼時候？

副官：十二點差一分，長官。

高大的軍官：我在這兒和一艘笨虫打交道。你不能說你能指揮一批沒有軍紀的軍隊。將軍進

來，信號員却坐在那裏，砲隊要求解釋命令。你說現在是什麼時候？

副官（看錶）十二點缺三十秒，長官。

信號員：砲隊打來了六次電話。

高大的軍官（點着了一枝雪茄）什麼時候。

副官：缺十五，長官。

高大的軍官：什麼缺什麼十五？

副官：十二點缺十五秒，長官。

（這以後，你便聽到砲聲。這聲音同射進來的砲聲大不相同，那裏有種尖銳的，爆炸的彭，彭，彭，像是只小鼓在麥克爾風前面敲打着。以後便是唯許，唯許，唯許，唯許，唯許，唯許，朱，朱，朱，朱，朱，朱，這是砲彈飛了開去，接着是遠遠的爆炸聲。一個較近較響的砲隊開始發砲了！以後他們前線都開始發砲，是一種迅速的撞擊的巨響，空氣佈滿了送出去的發射聲，穿過開着的窗戶，你現在看到為火光所照耀的馬德里天空。高大的軍官站在那具大測距機前面，穿便衣的人則立在雙管測距機前面。副官正立

在便衣人的肩後在望。

便衣人：天啊！多美麗的景緻！

副官：今晚我們可以殺死他們許多，那批雜種，這可以將他們一網打盡。

便衣人：這還真好。

將軍：滿意嗎？他並不將眼移開河面嗎？

便衣人：真美麗，要砲擊多少時候？

將軍：我們給他們一小時以後便休息十分鐘，於是再砲轟十五分鐘。

便衣人：不會有砲彈落在沙拉孟卡區域吧，它們會嗎？那地方全是我們自己人。

將軍：也會落下幾個砲彈的。

便衣人：但是爲了什麼呢？

將軍：西班牙砲隊的錯誤。

便衣人：爲什麼由於西班牙砲隊呢？

將軍：西班牙砲隊沒有像我們那樣好。

（便衣人並不回答，砲聲繼續着，雖然砲隊的射擊已經沒有開始時那樣的速度了。這

將軍：他們現在回擊一二下了。
 時有一下射進來的槍音，再大聲一點，有個砲彈就在瞭望塔附近落了下來。）

（現在瞭望塔裏沒有光亮，除了砲火的白光和梯下哨兵所吸紙煙的星火。當你哨仔細看時，便可見這紙煙的星火在黑暗裏畫了個半弧形，觀衆可以清晰的聽到一聲重音，而哨兵便倒了下去，你聽到兩下打擊的聲音，另一個砲彈射來，有在爆炸的光裏，你看到兩個人爬上了梯子。）

將軍：（在測距儀上）給珈拉畢大。

（信號員搖電話鈴，又搖了一次）

信號員：抱歉，長官，線斷了。

將軍：（向另一信號員）給我接通師部。

信號員：我沒有線絡了

將軍：派個人去給你找綫路！

信號員：是的，長官。（他在黑暗中站了起來）

將軍：這個人抽什麼煙？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軍隊？

你看到梯頭上哨兵嘴上的煙火向地上成一拋物線地落下去，像是他將它拋在地上似的，那裏有個身體落地的堅實的聲音，一道電筒的光亮在測距機旁的三個人和二個信號員身上。）

菲：（在梯頭的門裏，用低低的，十分平靜的聲音說話）舉起手來，不要做什麼英雄的動作，否則我就將你的頭打下來！（他握着一支短短的自動來復鎗，在他爬梯時，則就蕩在他的背後）我指你們五個人，讓他們去砲擊，你這個胖雜種。

（麥克司右手拿了只手榴彈，左手拿電筒）

麥：你出聲，你們動一下，那末每個人都要死。你們聽到嗎？

菲：你要那一個？

麥：只要那個胖的和城裏的人。給另外的全綁起來，你還有好的膠布嗎？

菲：是。

麥：你看。我們全是俄國人。在馬德里誰都是俄國人！快一點，托伐立區，將嘴用膠布貼起來，在我們走之前，我必須做了這三個。你看撞針已經拉出來了！

（就在幕落之前，菲力泊拿了短自動來復鎗走向他們，你可以在電筒光中看到人們的

「蒼白的臉。砲隊還在砲擊，樓下屋外有人聲傳上來——」熄燈」
麥：好，弟兄們，再一分鐘！

(幕)

第三場

情景

菲力泊，你來到和第一幕第一場右邊在里邊言令那間一個房內，恩多尼與，維其倫頭

盟的公安委員，坐在樓後。菲力泊和麥克司，滿身泥濘，衣服襤褸，坐在二只椅上，

菲力泊還將自動來復鎗掛在背上，那個瞭望哨的便衣人，他的軟帽已經沒有了，他的

戰壕用的上衣背部已經拉破了，一只袖子鬆鬆地掛下來，正立在燈前，左右各有一個

衛隊隊兵。

恩：(對着衛隊隊兵)你們可以去了！

(他們敬禮，從右方下，抱着他們的來復鎗)(向菲力泊)

還有一個人呢！

菲：我們在路上失落了他。

麥：他太重了，而且他不肯走。

恩：這是一個出色的逮捕呀。

菲：你不能像在電影上面那樣地對待他們呀。

恩：我們有了他就好了。

菲：我會畫一張圖給你，那末你可以派人去找他了。

恩：是嗎？

麥：他是個兵士，他不會開口的。我很喜歡來審問他，但這件事是沒有用的。

菲：我們這裏完事，我就給你畫張小圖，你可以派人去找他。沒有人會移動他的。我們在一個窩裏留下了他。

個窩裏留下了他。

僕衣人：（神經質的聲音）你暗殺了誰？

菲：（傲慢地）閉嘴，可以嗎？

麥：我答應你，他永遠不會說話的，我曉得這種人的。

菲：你看我們並不盼望同時碰到兩個這樣的運動家。另一個標本尺寸很大，最後他不肯走。

他坐下才罷工，而且我不知你在夜間有沒有在那條路邊上來過，那裏有幾處難走的地方，所以我們實在沒有辦法了。

便衣人：（神經質地）所以你個暗殺了他——我看見你做的。

菲：安靜一下，可以嗎？沒有別問你意見。

麥：你需要我們嗎？

恩：不需要。

麥：我想我要走了。我不歡喜這些事，這使我有太多的記憶。

菲：你需要我嗎？

恩：不。

菲：你不要擔憂，你可以獲得一切——名單，地址，任何的東西，這個傢伙是負責的人。

恩：是的。

菲：你也不必擔憂他的開口。他是好說話的那一類人。

恩：他是一個政治家，是的，對我和太多的政治家們說話了。

便衣人：（神經質地）你永不能使我開口——永不！永不！永不！

(麥克司和菲力泊相互而望——菲力泊笑了)

菲：(十分平靜地)你現在開口講話了。沒有注意到嗎？

便衣人：不，不。

麥：我可以走了吧，(他立了起來)

菲：我想，我也要走了。

恩：你們不要留在這裏聽口供嗎？

麥：不要。

恩：這會很有興味的。

菲：我明天來。

恩：很願意你們留在這兒。

麥：如果他不相信，你原諒吧。

便衣人：你們要給我點什麼花樣？

恩：沒有什麼。祇是要你回答幾個問題。

便衣人：我會聽你說話的。

思：哦，是的；你會的！

麥：對不住，對不住，我現在走了。

第四場

佈景

景同第一幕第三場，但已屬黃昏。幕啓時，你看到那兩個房間，陶樂賽，布列琪的屋

子是黑的。菲力泊的屋子亮着，簾幕下露。菲力泊面朝枕睡着。安尼娜坐在床旁椅上

安：菲力泊！

菲：（並不轉身或是望望她）什麼事？

安：菲力泊，請你。

菲：請你媽的什麼呀？

安：威士真在什麼地方

安：謝謝你。（她在床下找着。以後便爬到床下去。）找不到。

菲：到壁櫃去找一下。有人又到這裏來收拾過了。

安：（走向壁櫃，開了櫃門，仔細地找）全是空瓶。

菲：妳真是個小發現家，到這裏來。

安：我要找威士忌。

菲：到床邊小櫃去看一下。

（安尼妮走到床邊小櫃，開了門——她拿出一瓶威士忌。到浴室裏拿雙椅子，將威士忌

倒了一點，從床旁玻璃水瓶裏加些水。）

安：菲力泊，喝了酒便會覺得好一點的。

菲：（坐了起來，望着她）哈羅，黑美女。妳怎樣進來的？

安：用旅館的鑰匙。

菲：很好。

安：我找不到你，我十分担心。我到這裏來他們說你在屋裏，我打門沒有回答。我更多打聽

沒有回答。我說用鑰匙開我進來。

菲：他們做了？

安：我說你叫我來的。

菲：我說過嗎？

安：沒有。

菲：妳到德有思密的。

安：菲，妳怕你還是那個大金髮女人嗎？

菲：我不曉得。我沒有腦混亂不清。事情越弄越糟，每晚我要求她嫁給我，每天早晨我告訴她不是真心去接洽，也許，事情是不能照這樣進行的。不。事情不能這樣過下去啊。

安：（安尼爾坐在他旁邊，拍他的頭，將他的頭髮理向後去。）

安：你覺得很壞吧，我曉得的。

菲：要我告訴你個秘密嗎？

安：好的。

菲：我從來沒有感到再壞的了。

安：是失望。是想着你講怎樣你捉住這些第五縱隊的人。

菲：我沒有捉住他們。只有捉住一個人。他是令人作嘔的傢伙。

（有人打門，這是經理）

經理：務必請原諒。如果我打擾——

菲：口齒清爽一點，有小姐在這兒。

經理：我意思祇是進來看一下是不是一切平安無事，監督這位小姐可能的動作，如果你不在

或是不能行動的話。更願意用最誠懇，最熱烈的頌詞，祝賀你光榮的反間諜的偉業，這

已在晚報公佈，你捕了三百個第五縱隊的人員。

菲：登在報上嗎？

經理：報上登着逮捕了每一種應該受刑的人的詳細情形，這些人參加鎗擊，陰謀暗殺，意工

，通敵，每種令人 Delight 的事情。

菲：令人快活的事情？

經理：這是法國字。拼出來是 D-E-L-I-G-H-T 意思是犯法的事情。

菲：這全登在報上嗎？

經理：警察對的，菲力泊先生。

菲：等等，我什麼事呢？

經理：哦，每個人全曉得你會經參加進行調查工作的。

菲：那末他們怎麼曉得呢？

經理：（埋怨地）菲力泊先生，這是馬德里，在馬德里每個人全曉得未曾發生的事情。發了車之後，便討論這是誰做的，但是在發車之前，全世界都曉得誰一定會做的。我將來祝賀你可以比那批會口出怨言的人先一步，他們會說：「啊哈！只有三百人？另外的在那兒呢？」

菲：不要太喪氣了。我想我得離開這裏了。

經理：菲力泊先生，我也想到了這一點，所以我到這裏來，先估計一切會得出極好的答案，

是要你走，你不必拿走罐頭食物做行李吧。

（有人打門，這是麥克司）

麥：敬禮，同志們。

全體：敬禮。

菲：（對經理）去罷，收集郵票同志，我們可以過後再談的。

麥：（對菲力泊）Weigants？（好嗎？）

菲：Gut, Not too gut。（並不太好。）

麥：我洗澡好嗎？

菲：好極了，親愛的，但是攔住門，可以嗎？

安：（在浴室裏）是熱水哩。

菲：這是好現象，請你關了門。

（安尼坦開了門，麥諾司走到牀邊，坐在椅子上，菲力泊坐在牀上，腳則放下地來。只聽

菲：要點什麼嗎？

麥：不要，同志，你在那裏嗎？

菲：哦，是的，我整個時間都留在那裏。一分一寸也不放過，整個的時間，他們需要問我些

事情，就又將我叫回去了。

麥：他怎麼樣？

菲：很坦率的，用不了多少時候便全供出來了。

麥：以後呢？

菲：哦，最後他滔滔不絕，比速記生還要快，使速記生來不及寫下來了。你曉得，我有很強韌的脾胃。

麥：恕不與這個——我在報上看到——這次的逮捕事情。爲什麼他們要公佈這些東西呢？

菲：我不曉得，朋友。他們爲了什麼？我咳嗽了。

麥：這對於民氣是好的。但能夠捉住全體更好。他們帶來了——這個——哦——

菲：哦，是的，你指的是屍首嗎？他們在我們丟下的地方找到了，恩多尼奧將他放在一只椅
子，我在他嘴上放了一卷紙煙，而且點了火，這一切都很好玩，自然，這枝煙是不會繼
續旺着的。

麥：我很快活我不一定留在那裏。

菲：我留了，以後我也走啦。以後我回到這裏來，以後我離開，他們又叫了我。我在一小時前留在那兒。現在我是做完了今天的工作。明天還有別的事做。

麥：我們做得很好。

菲：盡了我們的力量。這是又光又亮的，也許網上有許多洞，而大部份的捕獲物已經漏網了。

。但是他們會再成捕獲物的，你應當派我到別的地方去，我在這裏不再適用了。太多的人曉得我在做什麼事，却並不是我自已天吹大捕，事情總是這樣的。

麥：派遣的地方太多了。但你在這裏還留點工作。

菲：我曉得的。但是將我送出去越快越好，可以嗎？我已經在跳板上了。

麥：隔壁屋子裏的女人呢？

菲：哦，我會和牠斷絕關係的。

麥：我並不要求這一點。

菲：不，但是不欠你也會的，你不必擔憂我。我們已經在五十年的未經宣戰的戰爭之中，我已經準備到底了。我不曉得什麼時候我預備撐，但我已經預備撐到底了。

麥：我們大家一樣的，撐是沒有問題的，但用不着酸澀地說話的。

菲：我並不酸澀。我讓這不願意弄自己。而且不願爲什麼事所牽掣。我是答應受牽掣的。這件事很麻煩，可是，我曉得怎樣來治療它。

麥：怎樣呢？

菲：我會做給你看的。

麥：記着，菲力治，我是一個和善的人。

菲：哦，十分和善的，我也一樣，有空的時候，你應當看一下我的工作。

（當他們在談着的時候，你看到第一〇九號的門開了，陶樂賽，布列琪走了進來。她開了燈，脫下了上街穿的外套，披上了銀狐披肩，立着，她在鏡前迴旋着。今天晚上她顯得十分美麗。她走到留聲機旁，放上了蕭邦的圓舞曲，便坐在讀書燈下的椅上，拿了本書。）

菲：她來了，她在家了，你怎樣叫那個地方，家——現在。

麥：菲力治，同志，你不必這樣。我誠懇地告訴你，我並以為她有妨礙你工作的現象。

菲：不，我却有着妨礙的，不久你便會斥責我了。

麥：我還是像以前那樣地留給你自己處置，但記着應該和善一點。對於我們這些被損害被壓迫的人，對一切和善是極重要的事情。

菲：我也很和善的，你曉得的。哦，我是和善的！我是太可怕了！

麥：不，我不曉得你是和善的，我希望你能夠這樣。

非：在這裏等一下，可以嗎？

（菲力泊出了房門，在一〇九號門上打了下，接着便推開門走了進去。）

陶：哈囉，親愛的。

非：哈囉，你很好嗎？

陶：現在你在這裏，我是又好又快活了。你到什麼地方去了，昨晚你從沒有回來過。哦，我

很開心你在這裏。

非：妳有酒嗎？

陶：是的，親愛的。

（她給他滲和了一杯威士忌和水。在隔壁屋子裏麥克司坐在椅上呆望着電爐。）

陶：你到什麼地方去了，菲力泊？

非：溜躑了一會，各處看了下。

陶：怎麼樣了？

非：有些很好，你曉得。有些不大好，我想它們是完結了。

陶：你今晚不需要出去嗎？

菲：我不曉得。

陶：菲方泊，我愛的人，你怎樣說？

菲：一點沒有什麼。

陶：菲方泊，讓我們離開這裏吧，我不一定要留在這裏，我已經送出了三篇文章，我們可以到那個近聖特羅貝的地方，雨季還沒有來，那面一定很可愛，又沒有人。以後我們便可以滑雪去了。

菲：（十分酸刻地）是的。以後便到埃及，在一切的旅館裏過得很快活，就在以後三年的一個好早晨裏，有一千次早餐放在盤裏送上來，或者是以後三個月的九十天裏，或者隨便多久，在你厭倦我，或是我厭倦你之前，我們所做的都能使我安樂，我們住在克利龍，或是麗池，在秋天樹葉落下來的時光，便奈波亞，那裏很嚴寒，我們便到奧都伊去騎馬，在小牧場裏用大大的煤炭盆取暖，看他們跳過水池，看他們走過那個古老的石井，這就是幽。再擠進酒排間喝一杯香檳鷄尾酒，以後便騎馬回奈拉羅斯去吃晚飯，第二天便到蘇龍去獵雉鳥。是呀，是呀，這就是幽，還有飛到那魯壁和老馬沙珈俱樂部去。到春天便去釣薩門魚，是的，是的，這就是啦，而且每晚在一牀睡。這不是嗎？

陶：哪裏親愛的，想想這生活多好，你有這許多錢麼？

菲：我有的，直到我幹這件生意。

陶：我們要做你說的一切，這樁聖毛里茨嗎？

菲：聖毛里茨？不要大雜俗啊，妳說的是其茨布哈爾嗎？妳在聖毛里茨地方只碰到傑米和亞蘭那樣的人。

陶：但是你不必一定要會見他的，親愛的。你可以不理他，我們真會有這些生活嗎？

菲：妳願意嗎？

陶：哦，親愛的。

妳要在秋天到匈牙利去嗎？妳可以在那裏買座房產，很便宜的，只要將打獵收入的^{百分之}是够付給了，而且在多瑙河灘上，有成隊的飛鵝，妳曾經到過拉摩那個地方嗎？那

着長長的海岸，有着帆船停泊在那裏，晚上風在棕櫚樹間拂動着。或者馬令地怎樣呢？

那裏妳可以躺在涼板上，沿着海岸游泳，那種爽快涼爽，霧天的陰冷和清新，而且晚上不要穿睡衣，也不要圍毯子，妳是歡喜馬令地的。

陶：我曉得我會的，菲力泊。

妳曾經在星期六晚上，到哈伐那的聖蘇西，在巴西奧的棕樹下面跳舞嗎？這些棕樹是灰色的，像行列那樣地排列着，你在那裏通宵不眠，玩骰子，和輪盤賭，早晨便坐了車到珈曼尼打去吃早飯。那裏大家都互相熟識，又歡又樂的。

陶：我們可以去嗎？

菲：不能。

陶：爲什麼不能，菲力泊？

菲：我們不會到什麼地方去的。

陶：爲什麼不去呢，親愛的？

菲：妳要去妳去好了，我是給妳個提議。

陶：但是爲什麼我們不能一塊去呢？

菲：我可以去的，我已經到那些地方去過了，而且不屑再去，現在我要去的地方我便一個人去，或者和那些和我一樣理由去的人同去。

陶：我不能去嗎？

菲：不能。

陶：爲什麼有了地方我却不能去呢？我能學習，而且我不害怕。

非：第一個理由是我不能曉得這地方在那裏，第二個理由是我不要帶你去。

陶：爲什麼不帶我去呢？

非：因爲你是真正沒有用的，妳沒有教育，妳一無所用，妳是個笨人，而且妳懶惰。

陶：別的地許對，但是我並不懶惰。

非：爲什麼妳不是沒用的呢？

陶：妳曉得——或者妳應該曉得的。（她哭了）

非：哦，是的，那個。

陶：你只許較這一點嗎？

非：那是一件商品，妳不應付太高的價錢的。

陶：所以我是一件商品嗎？

非：是的，一件極優良的商品，這是我有過的最美麗的商品。

陶：好，我很歡喜聽你說出來，而且我開心這還是白天，現在滾出去吧，你這個自命不凡的

自命不凡的醉鬼。你這個可笑的傲慢的，裝腔作勢的吹牛的人。你是商品，你，你沒

有禮到自己也是商品的事嗎？一件不應付太廉價錢的商品嗎？

菲：（笑着）不，但我看到你在我當商品。

陶：好，你是真的，你是從頭到腳是件缺德的商品。從這回回家來，每晚出去，又髒又淫，沒有秩序。你是件糟透的商品，我祇像是件包裹物，這完了，我很開心你和我離開。

菲：真的嗎？

陶：是真的，你和你的商品，但是如果你不到那些地方去，你用不到提起那些地方的。

菲：我很抱歉，那是不和善的。

陶：哦，也不要提到和善，你在和善時是十分嚇人的，只有和善的人可以行使和善。你和我時真使人害怕，你不必在白天提出這些的。

菲：我很抱歉。

陶：哦，不必抱歉，你抱歉時是你最壞的時候。我還能忍受你的抱歉，滾出去吧。

菲：好，再會。

（他用手圍着她去吻她）

陶：也不用吻我了，妳吻了我，妳便會昧着良心去。我聽得你的。（菲力泊抱緊了她，吻

了她）哦，菲力泊，菲力泊，菲力泊。

再會了。

陶：你——你——你不要這商品嗎？

菲：我買不起。

（陶樂震朝門口跑去）

陶：那末走吧。

菲：再會。

陶：哦，滾出去。

（菲力泊走出門，回了自己的屋子。麥克司還坐在椅子上，在隔壁屋子裏，陶樂震敲門。）

女僕：。

麥：就那樣嗎？

（菲力泊立在那裏望着電爐，麥克司也望着電爐，隔壁屋子裏彼得拉推門來了。）

彼：是的，小姐。

（陶樂震坐在床上，她的頭向天，眼淚則從頰上流下來。彼得拉跑到她去。）

做什麼呀，小姐？

陶：哦，彼得拉，他正像妳所說的那樣壞。他是好的，壞的，壞的，我想我們一塊兒快活下去，真是笨虫的想法，他真壞呀。

彼：是的，小姐。

陶：但是，哦，彼得拉，困難的事是我愛他呀。

（彼得拉立在床邊陶樂賽之旁，在第二〇號房裏，菲力泊立在床邊小櫃前，他倒了一杯威士其，加點水進去。）

菲：安尼姐。

安：（從浴室裏面）是呀，菲力泊。

菲：安尼姐。洗完了澡出來啊。

麥：我走了。

菲：不，留在這裏。

麥：不了，不，對不住我好了。

菲：（聲調十分枯燥平淡）安尼姐，水熱嗎？

安：（從浴室裏面）很可愛的洗澡哩。

婆：我走了，對不住，對不住，對不住，我走了。

（幕）

——全書完——

譯後記

我之開始翻譯這個劇本，是在一九三九年的春天。自幼憧憬於西班牙的生活，可是一直對西班牙人民爭自由的旗幟快要倒下來的時候，才開始對於西班牙比較有點認識，同時對於西班牙人民悲慘而又英勇的鬥爭，寄予十二萬分的同情。因此在讀了海明威的「第五縱隊」之後，頗想譯出來作為自己生命中愛好事物的紀念。可是自從動手翻譯了幾頁之後，因為人事奔波，就一直沒有再動過筆。去年八月間和李嘉陳鯉庭二兄談起了，覺得在全世界反法西斯帝的高潮裏，第五縱隊已經成了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比時此地而介紹這個劇本，並不是件無意義的事。便在病裏的清閑時日中，將全劇翻譯完畢。

——金鑿記——

海明威在我國並不是個陌生的人。去年春天他還和他的雜火一塊來中國旅行了幾家，在廣東東江線外也看過潘瀾蘇了。回美後還寫了幾篇關於中國抗戰的報告文：（羅斯福總統）是我從香港搜集的有關他的論文，都已付之燬火，手頭又乏參

考書，不能好好地寫篇介紹。

他是新聞記者出身，曾經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戰爭裏他體驗了生命的殘酷。同時幾年的腥血生活，使他的神經麻痺，不復健全。對於生命感到倦怠，視人生之平淡無奇如一杯白開水，在這種心情裏他寫了有名的「再會吧武器」，這書裏的主人翁便是爲戰爭所麻痺了神經的人物，正如在日生活中的作者自己一樣。戰後他在西班牙住了許多時候，酷愛着西班牙的鬥牛。因爲在鬥牛的場面裏包含所有一個人神經可以担當住的一切的刺激，驚奇，恐懼，歡樂等等的情感。西班牙內戰發生，他擔任了幾家美國報紙駐馬德里的通訊員，以西班牙人民之喜爲喜，以西班牙人民之憂爲憂。就在這一次殘酷的反法西斯的鬥爭中，他逐漸地理解到真理之所在。但至少從他在西戰中的作品看來，如「橋上的老人」，「蝴蝶與坦克」，「告發」，「大戰前夕」，「補遺第五縱隊」，他還不曾完全脫離那種冷眼看世界的舊心情。「第五縱隊」的主角菲力泊勞令斯充分地顯示了對於戰爭的倦怠，對於工作的疲乏，和「再會吧武器」裏主人翁的心情是分不開的，所不意者即菲力泊勞令斯是個鬥士，雖然他倦怠，他退縮，他動搖，但最後他還是堅強地奮鬥下去了。

「第五縱隊」的破壞力量。

這書場只有一千五百碼，

他便在那麼中了卅個以上的高壓爆炸彈的場合，寫下了這命途生痛苦中人類的素描，顯示了在戰爭的濃霧裏，男女間的愛與憎，思想，行動和感覺。美國的一劇場藝術雜誌批評這個作品是好的戲劇，却不是個完善的劇本，這是從演出的觀點而說的，在文學上，我們却不能與諸如俄國華於人曾的完整的描寫。

海明威的文筆有着一種特殊的風格，便是口語化。在他的小說裏就是用這些看來極為平淡的口語裏，深刻地描劃了故事的氛圍和人物的性格，在「第五縱隊」裏也是如此。看來故事是簡單的，但人物的性格的起伏變化卻從口語裏明確地顯示出來。我感謝昌霖兄予我出版這個譯本的機會。但在我校閱了自已的譯文之後，覺得實在不能善達原意，希望讀者能夠給予我指示，以便改正。

最後，我特別應該提及的是數年來鼓勵我工作的輝叔，華和娜，謹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82

381665

10

新華書局

\$5.00

新生戲廟叢書

第五縱隊

版權
所必
有究

譯著者 馮亦代

主編者 徐昌霖

發行者 戴行遙

發行所 新生圖書文具公司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重慶民族路三三四號

實價國幣五元正

外埠另加郵運費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初版

